

## 蔣中正與反攻大陸計畫之制定 ——以「武漢計畫」為例

葉惠芬

### 摘 要

自從 1949 年政府遷臺以來，鞏固臺海安全，並進一步反攻大陸，成為蔣中正念茲在茲的重要目標，因此他不斷地進行軍事整備，並隨時尋求反攻的有利時機。然而以蕞爾臺灣，面對強大的中共，加上國際情勢對臺日趨不利，反攻大陸之途顯得十分坎坷，致終蔣一生，反攻大陸行動只淪為紙上談兵。

雖然迫於現實因素，蔣未能真正進行全面的反攻大陸，引發不少對他是否真心進行軍事反攻的質疑，但是如今從國史館藏兩蔣史料、蔣本人的日記、軍政人物訪談及相關研究看來，他制定重要的反攻計畫，重視軍備，引用白團日本教官和美軍顧問團整編部隊，又隨時掌握國際局勢變化，尋求美國支持，伺機發動反攻看來，期望早日達成反攻大陸的使命實無庸置疑。

本文旨在對蔣在 1957-1961 年推動的「武漢計畫」內容詳加梳理，探討「武漢計畫」產生的背景、計畫如何擬訂並進行修正、最後遭遇何種困難及其轉折和影響，並希望進一步瞭解「武漢計畫」在蔣畢生所擬訂的各種反攻計畫或預備進行的反攻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重要性。

關鍵詞：蔣中正、武漢計畫、空降特種部隊、崑崙計畫、西南第一反攻基地

# Chiang Kai-shek and the Formulation of the “Strike Back” Policy on Mainland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Wuhan Plan”

Hui-fen Yeh\*

## Abstract

Since the removal of his government to Taiwan in 1949, the most important goal for Chiang Kai-shek was to consolidate security in Taiwan while furthering the “strike back” policy on mainland China. He was perceived constantly engaged in military preparations and looking for favorable opportunities at all times. However, in the face of the powerful government in China, coupled with unfavorabl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for Taiwan, the confrontation with the PRC was very difficult indeed, and the “striking back” policy on mainland China did turn out to be impossible in Chiang’s life.

Forced by reality, Chiang failed to implement a comprehensive counterattack from Taiwan in his life, which has caused a lot of suspicion of his determination to take military action. But now, as seen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Chiang Ching-kuo and Chiang Kai-shek in the Academia Historica, and Chiang’s diary, all of which are kept as well as numerous interviews with military and political figures, etc., it is quite clear that Chiang had made a number of important counter-offensive plan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armaments, and employed both Japanese instructors and US military advisers to reorganize the troops, in addition to keeping abreast of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seeking suppor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view to carrying out any counterattack and expecting an early successful in the mission.

The subject of this paper is to sort out the contents of the Wuhan project as promoted by Chiang from 1957 to 1961, with respect to its background, how it got formulated and revised, what difficulties it encountered and its setbacks and influence. It is hoped that the reader will gain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and importance of the Wuhan plan in Chiang Kai-shek’s overall design of counter-attack plans or preparations, and even operations for regaining mainland China from Taiwan.

**Keywords: Chiang Kai-shek, Wuhan Plan, Airborne special forces, Kunlun Plan, Southwest first counter- attack base**

---

\* Senior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 蔣中正與反攻大陸計畫之制定 ——以「武漢計畫」為例\*

葉惠芬\*\*

## 壹、前言

1949 年國共內戰勝負已定，面對國軍慘敗的現實，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最後決定選擇戰略地位重要的臺灣作為中華民國政府落腳處，希望藉著海峽屏障，既可在最後時刻退守，也可期待來日反攻大陸。換言之，在政府撤退臺灣的考量之中，同時也已鑲嵌了枕戈待旦、反攻復國的使命。

這一年 6 月 26 日，蔣在臺北召開東南區軍事會議中，演講「本黨革命的經過與失敗的因果關係」，熱切強調「不出三年，我們就一定可以消滅共匪」。最後高喊「半年整訓，革新精神！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等口號。<sup>1</sup> 隔（1950）年 5 月 16 日，在「為撤退舟山、海南國軍告大陸同胞書」，又提出「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sup>2</sup> 但不管是 3 年或 5 年的反攻期限，在國際冷戰嚴峻情勢下，以彈丸之地的臺灣要完成登陸反攻準備，談何容易，反攻時程自然只得流於口號，一延再延，直到蔣於 1975 年逝世，依然只能繼續偏安臺

---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改建議，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6 年 8 月 9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6 年 10 月 11 日。

\*\* 國史館修纂處纂修

<sup>1</sup>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 年），卷 23，演講，頁 8-11。

<sup>2</sup>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2，書告，頁 266。

灣一隅。

雖然迫於現實，蔣並未能真正進行全面的反攻大陸軍事行動，引發不少對他是否真心進行軍事反攻的懷疑，但如今從他制定反攻計畫，全力整飭軍事，引用白團日本教官和美軍顧問團整編部隊，又隨時掌握國際局勢變化，尋求美國支持，伺機發動反攻等相關文獻看來，為反共投入全副心力，期望早日完成反攻大陸目標實無庸置疑。

以龐大的反攻大陸計畫之制定而論，無論局部或全面、整體或分支、短程或長程計畫均為必需。事先規劃，一方面可據以進行各項準備，按各階段目標，循序推進，逐一落實。其間亦可依據各種突發狀況，隨時調整補充，對複雜而艱鉅的反共軍事行動有其必要，因此在臺統治期間，蔣曾命令制定了各式各樣的反攻計畫。

以 1951 年 2 月參謀總長周至柔所呈之「第一號作戰計畫」為例，目的在進行閩、浙東南沿海港灣與島嶼之突擊行動。<sup>3</sup> 計畫進呈後，蔣又下令限期提出游擊部隊分區部署與跳傘分布計畫，並對計畫中若干缺失進行指正。<sup>4</sup> 最後又就研究所得合適的反攻登陸正、副目標各 10 個，下令在 1 年內完成一完整的攻防計畫。<sup>5</sup> 又如 1956 年 11 月 1 日，蔣對五五〇四反攻計畫不甚滿意，致電參謀總長王叔銘，認為「仍如過去參謀作業之舊習，其邏輯思維的腦筋無異紙上談兵」，其內容「不僅與將來實施時一切假定判斷渺茫無據，而且對目前當面敵情、地形、道路、交通實際情形恐亦相差太遠」，因為資料蒐集不夠完備，結論是「該計畫仍應重新研討」。<sup>6</sup> 由這些實例，充分證明蔣在反攻計畫的擬訂過程中，一再指示或要求修正，顯見他對反攻計畫的高度重视。

<sup>3</sup> 「周至柔致蔣中正簽」（1951 年 2 月 17 日），〈作戰計畫及設防（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2-00008-007。

<sup>4</sup> 「蔣中正致周至柔手諭」（1951 年 4 月 4 日）、「蔣中正致周至柔、鄭介民手諭」（1951 年 7 月 30 日），〈籌筆一戡亂時期（十七）〉，《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400-00017-003。

<sup>5</sup> 「蔣中正致周至柔手諭」（1952 年 6 月 10 日），〈籌筆一戡亂時期（十七）〉，《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2-00008-007。

<sup>6</sup> 「蔣中正致王叔銘電」（1956 年 11 月 1 日），〈籌筆一戡亂時期（二十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400-00028-034。

對蔣中正反攻計畫之研究，隨著檔案史料開放與刊布漸受到研究者的重視，陳鴻獻《1950 年初期國軍軍事反攻之研究》一書及〈1950 年代蔣中正的軍事反攻計畫〉一文研究政府遷臺初期的重要反攻作戰計畫，如第一、二、三號作戰計畫、20 個目標的作戰計畫、光計畫及開案等，對政府遷臺初期的反攻計畫有完整的勾勒。<sup>7</sup> 但 1950 年代以後，蔣的反攻計畫並未停歇，1961 年開始的「國光計畫」尤其深受關注，相關研究自亦不少。<sup>8</sup>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且出版有《塵封的作戰計畫——國光計畫口述歷史》一書，由參與者現身說法，引發極大的迴響。

而介於其間的「武漢計畫」，則是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訂立及中共發動八二三砲戰之後，國軍任何反攻行動都必須知會美國，甚至承諾不使用武力反攻的情況下制定的，如何突破美方限制，爭取其認同，甚至獲得援助，成為計畫必須考慮的重點。因此對照前後時期，似有階段性的歷史意義，值得進一步探究。然而一直以來資料欠缺，筆者最初在國史館出版的孔令晟與賴名湯兩人的訪談錄中看到十分簡略的介紹，孔指出武漢小組成立於 1958 年，而賴則稱 1961 年成立國光作業室後，其中敵後部分之代名為「武漢計畫」，二人所述之武漢計畫顯然存有時間的落差。<sup>9</sup> 其後又在《漂移歲月：將軍大使胡忻的戰爭紀事》一書，擔任蔣侍衛長的胡忻也提到，1961 年陽明山會談期間，在日月潭度假的蔣中正指示他轉告參謀總長彭孟緝，將「武漢」及「光華」兩個反攻作戰計畫向副總統陳誠和國防部長俞大維報告。<sup>10</sup> 因此，「武漢計畫」的制定背景及實質內容為何？如何施行及遭遇何項困難等都引發筆者的興趣。

<sup>7</sup> 陳鴻獻，《1950 年代初期國軍軍事反攻之研究》（臺北：國史館，2015 年）；陳鴻獻，〈1950 年代初期蔣中正軍事反攻計畫〉，收入黃克武主編，《同舟共濟：一九五〇年代的臺灣》（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4 年），頁 293-360。

<sup>8</sup> 例如龔建國，〈談 10 年反攻作戰計畫——國光計畫始末〉，收入《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 17 期（2012 年 10 月），頁 141-200；楊晨光，〈臺海熱戰——未完成的國共內戰（1949-1965）〉（臺中：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3 年），頁 108-132。

<sup>9</sup> 孔令晟口述，遲景德、林秋敏訪問，《孔令晟先生訪談錄：永不停止永不放棄——為革新而持續奮鬥》（臺北：國史館，2002 年），頁 83；賴啓訪錄，《賴名湯先生訪談錄》，上冊（臺北：國史館，1994 年），頁 203。

<sup>10</sup> 汪士淳，《漂移歲月——將軍大使胡忻的戰爭紀事》（臺北：聯合文學出版公司，2006 年），頁 153。

2015 年著手《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編撰時，發現蔣的日記及兩蔣文物中有部分關於「武漢計畫」內容，顯示蔣在 1957-1961 年間，全力構思以組訓空降游擊部隊為主體的「武漢計畫」，並利用這些部隊支援緬北的柳元麟部隊，期望在雲南等省西南邊區建立第一反攻基地，再逐步擴大推動至整個大陸地區，作為反攻的前置作業。但最終「武漢計畫」卻被 1961 年 4 月開始進行的「國光計畫」所取代。

如此一來，剛好也可釐清本文所要考察的「武漢計畫」，其實係孔令晟所講的「武漢小組」及此小組所檢討研擬之反攻計畫；至於賴名湯所云係「國光計畫」時期的「武漢計畫」，在文中亦會加以說明。本文即嘗試利用蔣中正日記及國史館度藏的兩蔣文物，對迄今仍少被關注的「武漢計畫」始末進行梳理，探討蔣推動「武漢計畫」的背景、原因及經過。也期望藉由蔣在反攻計畫制定中扮演的角色，評估反攻計畫在中華民國實行反攻大陸政策時期的意義與重要性，並分析在落實計畫過程中遭遇的困境及轉折。

## 貳、反攻形勢變化與時機之考慮

中國大陸淪陷之初，臺灣情勢仍岌岌可危，但蔣中正為了收回大陸，除下令擬定各項反攻計畫外，也積極在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發動小規模武裝突擊行動，截至 1953 年止，較大的戰役如湄州島、南日島、東山島等戰役，這些大小戰役，除了發揮擾敵效果、激發國軍反攻鬥志及磨練兩棲登陸作戰能力外，<sup>11</sup> 其實也不無試探反攻成功可能性的意味。韓戰期間，蔣認為是反攻大陸的極好時機，曾數度試圖說服美國以軍事援華，並利用國軍反攻大陸，開闢第二戰場，藉以早日結束韓戰；<sup>12</sup> 或由李彌率領的滇緬游擊隊，反攻雲南。<sup>13</sup> 然因國際局勢瞬息萬變，

---

<sup>11</sup> 陳鴻獻，〈反攻三部曲：1950 年代初期國軍軍事反攻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3 年），頁 221-259。

<sup>12</sup> 《蔣介石日記》，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以下省略），1952 年 11 月 15 日「本週預定工作課目」。

<sup>13</sup> 林孝庭，《臺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臺灣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 年），頁 104-107。



美方亦不願全力支持，終以無功收場。反攻軍事似乎陷入瓶頸，但事實上蔣並未放棄反攻的希望，仍然持續觀望情勢，急欲突破種種限制，展開反攻。

## 一、續訂反攻計畫，期望收復大陸

政府遷臺初期，欲以臺灣有限的兵力，強渡海峽天險，完成反攻，確有其難度及複雜性。1953年5月3日，蔣中正在日記中解釋反攻遲延乃因時機未至，強調反攻時機為：「甲、應配合世界大勢，當待第三次大戰發動時反攻大陸。乙、鞏固臺灣，加強本身實力後，待機獨立反攻，應覘共匪內訌至相當程度時為之。丙、只要我能自力更生，實力日強時，不患共匪內訌之不至，亦不患世界大戰之不來，即使延遲十年之久，亦不致過晚。應忍辱耐苦、沉機觀變，如能及身復國，仰天父眷佑，則為萬幸。否則後人亦必有繼承我志，完成復國雪恥之日也。」<sup>14</sup> 換言之，蔣認為反攻成功的前提是掌握正確時機，而建設臺灣、充實軍備才是奠立反攻勝利之基石。

但蔣亦深知隨著時間的流逝，反攻軍事必將日益困難，所以在延遲反攻的過程中，他需一面全力備戰；一面留意世界大勢或中共內部情形，切實掌握任何變動，適時進行反攻。也不忘隨時發表文告，提醒國人反攻是要「消滅共匪，解救大陸苦難同胞」。他堅定地認為「中共暴政」勢必自行崩潰，反攻時機或將來臨。雖迫切期待發動反攻，但蔣的態度毋寧是慎重的，認為發動之先必須估量勝算，以免輕敵躁進，消耗實力，懼怕率爾出師，一旦失敗，徒耗軍力，則反攻勝算更加渺茫。

希望掌握反攻的有利契機，並發揮克敵制勝的戰果，蔣亦不斷地在反攻計畫制定與修正方面下功夫。眾所週知，在遷臺初期蔣曾要求白團擬定反攻作戰之「光作戰計畫」，內容龐大而鉅細靡遺。且為使計畫持續運用，後來又數度修訂；此外，國防部也針對反攻地點或爭取美國軍援的各項反攻計畫。前面的計畫雖遭遇種種困難，未能實施，但蔣又不斷在反攻計畫上推陳出新。

承續 1951 年初成立三七五執行部，接手臺灣防衛總司令部，研擬反攻作戰

---

<sup>14</sup> 《蔣介石日記》，1953年5月3日。

計畫的傳統，<sup>15</sup> 1957 年，蔣指示成立中興計畫作業室，主要任務為：(一) 有關獨立反攻作戰之設計與各類計畫之策擬；(二) 策定反攻作戰準備之總綱、方針、目標、程序與預定工作完成期限，並督導各項戰力整備工作之推行；(三) 反攻作戰各項重要問題之研擬與建議。作業室主任由陸軍次長兼任，副主任由國防部第三廳廳長兼任，又分調陸海空三軍軍官各 1 人擔任助理主官，下設管制、作戰、後勤、人事、情報、編制及政工中心等 7 個單位。5 月 16 日開始籌組成立，共遴選 30 位優秀海陸空軍人員加入，規定所有人員必須於 6 月底前到齊，並開始密集開會，執行各項工作。首先是蒐集資料及對各項因素之研判，作為計畫基礎，並按程序與要領，逐一展開業務，直到 9 月 15 日告一段落，共召開會議 12 次。因其間於 7 月中旬遵蔣之命，趕擬應急作戰計畫，故作業室最終僅完成第一階段之作戰構想及計畫大綱，定名為「對反攻作戰準備重要事項之作業及研討進度報告」。<sup>16</sup>

另因正面反攻不易，蔣又闢了一條戰線——敵後反攻，由國防會議副祕書長蔣經國主導，結合國家安全局、軍事情報局、中國國民黨中央第二組，專注於敵後滲透與情報工作，亦自 1957 年 5 月起，定期每月開會，討論如何布建情報網或摧毀中共各項建設，同樣在當年 9 月，考慮國際局勢與大陸可能變化，根據「加強大陸工作方案」，擬出一全盤的行動計畫，命名為「黃龍計畫」，分成武裝突擊、空降空投、破壞行動、經濟作戰、心理作戰等 5 大類，進行 16 項行動方案。<sup>17</sup> 12 月 3 日，召開「黃龍計畫」督導小組第一次會議，會中指示：(一) 各單位應將「黃龍計畫」規定之工作項目視為份內工作及明年工作重心；(二) 策定計畫之目的除配合需要外，另一意義是將過去單獨的、個別的、臨時的工作配合起來，彼此協調施行，並加強成效；(三) 計畫的時間在明年 5、6 月，空間為長江以南，因為江南與臺灣地理較為接近；(四) 計畫強調空降、突擊、破壞、情報等工作

<sup>15</sup> 陳鴻獻，《1950 年代初期國軍軍事反攻之研究》，頁 22-29。

<sup>16</sup> 「國防部呈蔣中正」(1957 年)，〈作戰計畫及設防(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2-00009-002。

<sup>17</sup> 「蔣經國大陸工作會議研討會指示」(1957 年 3 月 15 日-12 月 12 日)，〈民國四十六年各項會議指示〉，《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206-00001-005。



的配合；（五）應加強主動與進行準備，及特別注意通訊聯絡。<sup>18</sup>

兩個計畫同時於 1957 年下半年擬定初步成果，但在衡量中共局勢尚未極度惡化，又未能獲得盟國支持下，「中興計畫」只能與之前的反攻計畫命運相同，備而不用；相對的，「黃龍計畫」潛伏敵後，可避免正面反攻的慘重傷亡，又可降低國際目光，或許可以爭取到美國支持，遂成為蔣此時的較佳選擇。而蔣經國也在反攻計畫的進行中，發揮愈來愈大的影響力。接此之後的「武漢計畫」，顯然與此兩計畫有密切相關，如沿襲中興計畫作業室，成立武漢小組；但重視空降特種部隊，施行武裝突襲，顯然更受「黃龍計畫」深厚的影響。

至 1958 年底，距離大陸淪陷的 1949 年剛好過了 10 年，蔣在年終的「本年反省錄」總結這 10 年間「含恥忍辱、苦戰奮鬥」，寓有十年生聚教訓之涵義，稱這 10 年為國民革命第三期任務中之第一階段，他擬定的對俄共整個戰略為：

第一、以臺灣為復興之基地，使之充實穩定。第二、使敵人轉移其對臺灣目標，而向韓、越與東南亞方向擴張。第三、加強外島防務，鞏固臺澎，控制臺海之制空權，始終保持不失。第四、聯合與國，特別為美國，共同反共，抵制共匪擴張。第五、務使俄共與毛酋以及共匪內部之矛盾衝突。第六、先取守勢，擊敗來犯之敵，然後逐漸打破敵我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外交與軍事之平衡力量，以轉移優劣形勢。第七、乘機單獨反攻大陸，或在美國支援之下實施反攻，此乃為不得已而必有利之機會下行之。第八、乃為聯合反共與國，共同向共產鐵幕反攻，以達成我復國建國之使命，亦即完成國民革命第三期任務也。<sup>19</sup>

期間爆發八二三砲戰，面對中共封鎖金門，國軍獲得美方協助，運補金、馬，突破封鎖，化解危機，蔣認為乃屬於其中的第六項進程，通過此一階段後，明年可以進入第七、第八項計畫。換言之，蔣認為在過去的 10 年間，反攻時機或許還未來臨，但中華民國已逐步完成各項準備工作，從明年起，反攻大陸即將邁入實施與完成階段，他樂觀期待反攻時機的來臨。

<sup>18</sup> 「黃龍計畫督導小組第一次會議指示」（1957 年 12 月 3 日），〈民國四十六年各項會報指示〉《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206-00001-007。

<sup>19</sup> 《蔣介石日記》，1958 年 12 月 31 日「本年反省錄」。

## 二、爭取美國協助反攻大陸的努力

由於臺灣軍事實力相當有限，美方能否實質支持國軍反攻，實為反攻成敗的關鍵。比起前任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的反共立場較為堅定，與蔣的關係亦稱良好，其一些舉動如宣布解除臺海中立化，甚至暗示不惜使用核武，及早結束韓戰等舉動，都讓蔣對其寄望甚深。<sup>20</sup> 因此蔣希望他能帶領民主國家集團，對抗蘇俄、中共，也期望在其任期內，獲得美方大力協助，收復大陸，完成伐俄討共之使命。<sup>21</sup> 但事實上艾森豪卻小心翼翼地避免與中共正面衝突，依然極端懼怕被捲入國共戰爭漩渦。

艾森豪任內，先在 1954 年 12 月 2 日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限縮協防範圍僅及於臺、澎，也限制中華民國取得反攻大陸所需的武裝和部隊調遣權力。<sup>22</sup> 又在 1958 年八二三砲戰前夕，提出除非敵人攻擊之規模或時機，已迫使中華民國不得不立刻對大陸採取自衛性之報復行動外，美國政府希望國軍在採取是項行動之前，儘可能與美國政府協商的要求。<sup>23</sup> 到了 10 月 21 日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訪臺時，在所簽訂的「中美聯合公報」中，美方雖然仍承認金、馬與臺、澎在防務上密切相關，卻特別強調反攻之基礎在中國之民心，而反攻途徑是實行三民主義，而非憑藉武力。<sup>24</sup>

對美方加諸國軍反攻軍事行動上日益嚴格的限制，蔣只有研擬對策，加以應付。1957 年 4 月 8 日，蔣在日記中擬定一則他日後屢次重申的反攻開始之對美宣言：「甲、反攻的天職與權利。乙、對人民之道義與仁愛。丙、不僅為祖國，而亦為美國之利害關係。丁、如俄國干預我內政，而保護其傀儡，則由中國獨立

<sup>20</sup> 張淑雅，〈臺海危機與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6 期（2011 年 12 月），頁 239。

<sup>21</sup> 《蔣介石日記》，1957 年 1 月 31 日。

<sup>22</sup> 王文隆，〈蔣中正與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署〉，收入黃克武主編，《同舟共濟：蔣中正與一九五〇年代的臺灣》，頁 206。

<sup>23</sup> 「接見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談話摘要」（1958 年 8 月 24 日），〈蔣經國致宋美齡文電資料〉，《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628-087。

<sup>24</sup> 張淑雅，〈臺海危機與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轉變〉，頁 273；呂蕊，〈艾森豪威爾的對臺政策〉（濟南：山東大學世界史專業碩士論文，2006 年），頁 41。

負其反抗侵略之戰，而不須由美國參加戰爭，決不牽累美國，亦不致引起大戰。戊、我所希望者不是要求美國積極助戰，而是不阻礙我反攻復國，作道義上之支持。己、美如必欲反對我反攻復國，則其對中國之不義，尤甚於耶爾達〔按：雅爾達〕密約中之出賣中國。<sup>25</sup> 欲釐清反攻開始後的雙方關係，避免美國在臺灣進行反攻時的掣肘。

1957年8月14日，蔣再度考慮反攻時如何免除美國干預，甚至不惜與美國決裂，謂：「一、即停止一切美援；二、廢除中美互助協定，但其仍應負一年義務，不能立即放棄臺灣，此為我要求反攻開始以一年期限為準之重要理由，並不違反其協定義務也。三、根本變更其對華政策，承認共匪政權，絕對與我決裂也。」<sup>26</sup> 16日，又擬妥對美提出要求其不阻礙我之反攻，云：「甲、如何對美全民說服的措辭。乙、對愛克〔艾森豪〕、杜勒斯仍提其第二任總統之任務及解決俄共，求得世界和平，與解放我大陸億萬同胞。而且中國大陸由杜魯門之手喪失，切望由愛克之手解放與收復，免致中、美兩大民族永存不解之遺憾也。」<sup>27</sup>

面對冷戰形勢下爆發的國際衝突，蔣亦希望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在民主與共產的嚴重對立中，取得反攻先機。如1958年3月，他發現「非洲、中東問題日趨複雜，亞洲印尼革命形勢不利，全局動盪，日盛一日。俄共攻勢愈來愈凶，且已占優勢，尤其是赫魔〔按：赫魯雪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獨裁制度完成，乃為世界戰爭進一步之行程，豈有消極之理。」<sup>28</sup> 7月17日，欲致電艾森豪，建議「先恢復伊拉克原有形勢，維持巴克達〔按：巴格達〕公約組織」。亦令參謀總長王叔銘下令三軍進入戰爭狀態，並轉告駐臺美軍協防司令竇亦樂（Austin Doyle），臺灣將與美方採一致行動。<sup>29</sup>

蔣尤其關切東南亞的印尼革命。當蘇門答臘革命首都巴東於4月18日失陷時，蔣認為「此乃俄共對美鬥爭之又一大勝利」，如果印尼赤化，對世界前途之

<sup>25</sup> 《蔣介石日記》，1957年4月8日、1961年4月1日「上星期反省錄」。

<sup>26</sup> 《蔣介石日記》，1957年8月14日。

<sup>27</sup> 《蔣介石日記》，1957年8月16日。

<sup>28</sup> 《蔣介石日記》，1958年3月31日「本月反省錄」。

<sup>29</sup> 《蔣介石日記》，1958年7月16日；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二）》（臺北：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頁910。

影響重大。5 月 22 日，向美使莊萊德（Everett F. Drumright）建議：「我國必須派海、空軍與陸戰隊一團協助革命軍，恢復秦爾太島空軍基地，以堅定其革命陣勢，否則印尼赤化，無異喪失中國大陸之第二。」又告以中共既已公開聲明派遣志願軍協助印尼政府，因此「我政府不能不發表聲明：凡共匪武力只要其在南中國海範圍行動，無論其未藉辭援助印尼或直接攻臺，我政府必須有效行動，以制止其侵略與赤化太平洋之野心也。為我行動之前，皆將與美協商，但望美即公開不贊成，亦勿加以反對與阻礙耳。」<sup>30</sup> 欲藉印尼革命時機，聲援反共的革命政府，尋求趁機反攻大陸的動機不言可喻，最後卻因美國對印尼革命軍終止援助，反以武器經濟公開援助印尼政府，而沒有結果。

1959 年 3 月爆發了西藏抗暴事件，蔣認為西藏反共革命已經情勢嚴重，應積極援助，並認為「此一反共形勢，將導發我反攻復國之機運，而其最大後果則在共匪在大陸失敗時，再不能占據西藏，為其最後掙扎之根據矣」，急欲與西藏反共勢力合作，打擊中共。3 月底，因達賴喇嘛脫險入印，蔣認為全藏各地以及青、康二省反共形勢「決非共匪所能壓制，此一新的反共情勢之發展，應如何切實掌握，而不使放過，是為今日存亡成敗之最大關鍵」。<sup>31</sup> 實際上，早在兩年前，透過美國中央情報局臺北站長克萊恩（Ray Steiner Cline）與蔣經國的密切聯繫，臺灣早已成為西藏反抗軍重要的策劃中心。<sup>32</sup> 結果卻以美方不支持西藏獨立，而錯失反攻之機。蔣在忿恨之餘，斥責美國「幼稚可鄙」，「妨礙我對大陸發動反共革命與反正規軍游擊戰，乃違反我不藉武力（正規戰爭）光復大陸、拯救同胞之聯合聲明的精神」，從此「援藏反共以及我發動軍事反攻，惟有自力進行，對美默認反攻之想念，可以根本斷絕矣」。<sup>33</sup>

### 三、中俄共關係惡化及中共內部問題嚴重

為知己知彼，蔣向來重視「匪情」研究，一者用來研判敵情；再者作為宣傳

<sup>30</sup> 《蔣介石日記》，1958 年 5 月 22-23 日。

<sup>31</sup> 《蔣介石日記》，1959 年 3 月 21 日「上星期反省錄」。

<sup>32</sup> 涂成吉，《克萊恩與臺灣——反共理想與理性之衝突與妥協》（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7 年），頁 134。

<sup>33</sup> 《蔣介石日記》，1959 年 4 月 11 日「上星期反省錄」、5 月 3 日。

用途。<sup>34</sup> 而「匪情」研究有兩項重點，一為中共與蘇俄關係；二為中共內部情勢。關於前者，著眼兩方關係鞏固與否，決定中共的軍事實力及國際地位，例如俄曾屢次提出讓中共參加世界裁軍高階會議或進入聯合國，<sup>35</sup> 對臺灣的國際地位維繫實為一大威脅。又如蔣在 1957 年 1 月，聽說蘇俄聲望急遽降落，中共似有取而代之之勢，他立即對中共近來發表的文件內容反覆推敲，得出毛畏懼「俄共懷疑中共之爭領導權，將被俄共之遺棄或顛覆而無法生存之故，豈復敢存『狄托（Josip Tito）第二』之想念乎」的結論。<sup>36</sup> 既然毛與蘇俄關係不變，反攻得再等候。

直到 1958 年 12 月 13 日，蔣才從蔣經國報告得知毛澤東決辭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消息，猜測共黨「內訌與矛盾程度，乃至其不能維持之程度矣」。並進一步認為「此乃共匪存亡生死之關鍵也，應將此案作如何宣傳之要領示之，以擴大中外之視聽，增加共匪內部之危機」。<sup>37</sup> 蔣從中發現俄、毛關係有鬆動跡象，1958 年在日記的「總反省錄」總結毛與赫魯雪夫之間的矛盾因素多達 8 項，認為雙方既有諸多矛盾，則毛必危在旦夕。<sup>38</sup> 或許其推斷不一定正確，但觀察的鉅細靡遺，卻令人驚嘆。

1959 年 1 月 23 日，蔣從俄共給各附庸國的密件中未提毛的名字，且指毛為最反動之共產黨員，敏感推斷「黑〔按：赫魯雪夫〕、毛鬥爭已起，如毛仍想掙扎不退，則其死日更速」。<sup>39</sup> 隨後更從毛未參加俄共第二十一次大會，確認毛與赫魯雪夫之衝突激化，已至無法掩飾的程度。<sup>40</sup> 2 月 15 日，蔣再從赫魯雪夫的閉幕詞中，提及中共時詞氣強勉，未如過去對中共之熱烈捧場，而且給予中共的 12 億美金貸款分 9 年償還，推知中共「每年所得之數絕不能超出一億半之數，此何能救濟共匪之窮困與崩潰之勢？乃可斷定俄共對中共之貌合神離，絕不能

<sup>34</sup> 楊開煌，〈臺灣「中國大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東吳政治學報》，第 31 期（2000 年 12 月），頁 76。

<sup>35</sup> 《蔣介石日記》，1958 年 2 月 5 日。

<sup>36</sup> 《蔣介石日記》，1957 年 1 月 31 日「本月反省錄」。

<sup>37</sup> 《蔣介石日記》，1958 年 12 月 13-14 日。

<sup>38</sup> 《蔣介石日記》，1958 年「總反省補充各點」。

<sup>39</sup> 《蔣介石日記》，1959 年 1 月 23 日。

<sup>40</sup> 《蔣介石日記》，1959 年 1 月 24 日「本月反省錄」。



如十年前絕對為其靠山乎」。<sup>41</sup>

蔣亦隨時掌握中共中央動態，例如 1957 年 4 月得知中共開始實施「清黨整風」，他認為必不能如過去在延安時期的效果。至 6 月 15 日，確認整風為「共匪崩潰之起點，實亦為反共革命之先聲」。<sup>42</sup> 而由整風發展的反右派運動，蔣亦認為「應乘大陸反共、反右派運動之矛盾形勢，使之推進擴大；亦必須對大陸展開有效行動之支援，除軍事反攻以外，應運用一切辦法爭取主動，使整個大陸形勢操之在我，以收拾內外民心，以縮短反共革命艱難歷程。」<sup>43</sup>

1959 年 1 月獲知中共人民代表大會有意推劉少奇為主席，顯示毛地位不穩的消息，蔣稱此為「我復國不遠之朕兆」，表示毛的下臺「正得我心」，但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又加以分析，認為由此可看出蘇俄已控制中共，其後果將有兩方面：對內，必更壓迫大陸同胞，而澈底推行其人民公社暴政；對外，必更依附蘇俄，並接受其指使，威脅金、馬或臺灣。<sup>44</sup> 十足顯現他對毛下臺一事的矛盾複雜心理。

對中共的許多建設，蔣中正亦瞭若指掌，他尤其關注與臺海情勢有關的由江西鷹潭至福建廈門之鷹廈鐵路及贛南新城機場建設。<sup>45</sup> 另外，他清楚中共實施的社會主義政策及五年計畫已經問題叢生。如 1957 年 2 月 21 日他得知中共即將完成五年計畫，認為其財政與經濟脫節，才會「宣布其今年投資計畫亦要大量削減，不能如計完成」，而評斷將演變成中共崩潰之始，今後似可期待中共政、經、社、教等將「一瀉汪洋，不可收拾」。<sup>46</sup> 4 月 23 日他對中共撤銷廣西省建制，而改為廣西僑族自治区一事，評論：「此乃其為擴張自治區至北越、寮、泰、緬之預備乎！將與內蒙、新疆、西藏各自治區並稱，今後必將以東北改為自治區，而為供奉於蘇俄之預備乎！」同時又對達賴喇嘛宣布遷出布達拉宮消息，推測：「是乃達賴此次訪印不願回藏之意圖洩漏所致也。」而兩種消息，皆為「共匪日暮途窮、

<sup>41</sup> 《蔣介石日記》，1959 年 2 月 15 日「上星期反省錄」。

<sup>42</sup> 《蔣介石日記》，1957 年 6 月 15 日「上星期反省錄」。

<sup>43</sup> 《蔣介石日記》，1957 年 9 月 13 日。

<sup>44</sup> 「中國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109 次會議紀錄」（1959 年 1 月 7 日），《會議記錄》，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館藏號：會 8.3/109。

<sup>45</sup> 《蔣介石日記》，1956 年 12 月 9 日。

<sup>46</sup> 《蔣介石日記》，1957 年 2 月 21 日。



倒行逆施之表現也」。<sup>47</sup>

1958年1月中共發布「戶口登記證辦法」，蔣中正認為「其管制更進嚴密，予我情報人員與組織活動，更為困難」。但同時也獲知中共的「反右派鬥爭尚未停止，其偽人民代表大會之初，對於反共分子與尾巴黨派如章〔伯鈞〕、羅〔隆基〕聯盟之首要等，予以正式革除」。或者「匪部上山下鄉運動，皆遭各種反抗與無聲之抵制，其後果必將不堪設想也」。<sup>48</sup> 反右派鬥爭進行不久已有50萬人受牽連，可推知其內部不穩問題惡化。<sup>49</sup>

1958年7月，趁中東問題嚴重，美軍派遣海軍陸戰隊在黎巴嫩登陸時機，毛澤東等作出加強大陸東南沿海軍事鬥爭的決定，中共國防部長彭德懷轉達此一決定，並要求空軍和地面砲兵開始行動。7月17日，蔣研判情勢，宣布即日12時起，三軍進入緊急備戰。<sup>50</sup> 8月，蘇俄赫魯雪夫至北京與毛澤東會談，3日雙方發表公報，蔣認為：「此一行動乃為九年來俄共與毛匪雙方勾結之最重要、亦為決定毛匪一切命運的會議，故應特別重視。經兒〔蔣經國〕接此消息前來面告時，乃告其毛匪進犯臺灣之期在即，如能有效立策，則為我反攻復國唯一之良機，亦即來臨矣。」<sup>51</sup>

蔣隨即評估中共對臺灣海峽將來可能採取之戰略、戰術及行動，並進行種種部署與備戰措施，甚至急赴金、馬外島視察。<sup>52</sup> 果不其然，如蔣所預料般，八二三砲戰隨即爆發。蔣曾希望「此次金門戰爭，在戰略與政略上必須忍耐持久，藉此以完成戰備。如能假我一月以上，至雙十節前後從事反攻則幾矣。以理與勢測之，俄共此次挑釁絕非姿態，而其必非攻占金馬為其最低之目標限度，故我不必怕失機會也」，<sup>53</sup> 似有乘機反攻大陸之意。

八二三砲戰後，據實地視察大陸的某中立人士回報大陸混亂情形，蔣「認為

---

<sup>47</sup> 《蔣介石日記》，1957年4月23日。

<sup>48</sup> 《蔣介石日記》，1958年1月31日「本月反省錄」。

<sup>49</sup> 《蔣介石日記》，1958年2月15日「上星期反省錄」。

<sup>50</sup> 汪國禎，《余伯泉將軍與其軍事思想》（臺北：中華戰略學會，2002年），頁94。

<sup>51</sup> 《蔣介石日記》，1958年8月3日。

<sup>52</sup> 《蔣介石日記》，1958年8月16日「上星期反省錄」。

<sup>53</sup> 《蔣介石日記》，1958年8月31日「上月反省錄」。

大陸一切虛弱，不能作戰，至於人民公社之混亂情形秘而不宣，更為其致命傷。此乃共匪多行不義必然之結果，吾人此時固不能坐待其自斃，但亦不可急於促成，坐待其斃之不慎，而反予以得救之轉機。故只有積極備戰與間接促成大陸反共革命之興起，而以正面軍事反攻為次要任務矣。此其中美共同宣言之要旨也」。<sup>54</sup>

綜上所述，蔣已經看出中共由上至下已問題叢生，與蘇關係有持續惡化之勢，導致中共內部領導階層不穩，而毛的一些舉措如反右派鬥爭、人民公社等也導致知識分子反抗、百姓對共黨不滿情緒增加，加上水旱蟲災不斷發生，饑荒遍野，民不聊生，光復大陸最好時機已悄然來臨。

### 叁、空降特種部隊組訓與「武漢計畫」的制定

從大陸淪陷起，即日夜盼望反攻大陸一舉成功的蔣中正，一直審慎地等待反攻時機到來，但海峽兩岸實力的懸殊及國際的不利形勢，使反攻軍事似乎日漸沉寂。但蔣從未絕望，仍不斷尋找反攻的新契機，而且態度保持積極，不斷努力的結果，終於在困境之中，看到展開反攻大陸行動的曙光，而有「武漢計畫」的制定與推動。

#### 一、反攻新方略形成與空降特種部隊的成軍

反攻形勢已起變化，蔣也有意放手一搏。從 1957 年初起，較之前的準備階段，他更盼望能進展到實質反攻。而首先必須突破美方對反攻行動的約束，遂有獨立反攻的想法，在前述的中興計畫作業室的擬議中，如何進行獨立反攻即為一大重點。惟經深思熟慮，蔣顧慮國軍在美國軍援及顧問團改革下，已有一些成果，假如獨立反攻，勢必被迫放棄已有的成績，確實不足與中共相抗衡，而且意氣用事，將導致得不償失，「黃龍計畫」具備獲取美方實力援助的可能，自然成為蔣的思考重心。

---

<sup>54</sup> 《蔣介石日記》，1958 年 10 月 30 日。

針對軍事反攻大陸困難重重，蔣只能針對中共開始顯露的內部亂象亟宜加以運用，遂有從敵後促成大陸反共革命形勢的想法。<sup>55</sup> 另外，也因為大陸沿海的公路、鐵路、機場等設施陸續完工，軍事動員得以更加迅速，也使臺灣軍事反攻更形困難，如甫完工通車的鷹廈鐵路，蔣一直計劃「使共匪不能發生重大作用之戰略，或加以徹底破壞之準備計畫」。<sup>56</sup> 於是利用空降部隊，實施敵後作戰或者游擊戰，成為突破當前困境的良策。

1957年4月3日，蔣致電參謀總長彭孟緝，促其儘速制定「反攻作戰的各種業務之準備程序表」，又提醒對每種業務組織負責人員及籌備開始與終結日期都要列入在內。<sup>57</sup> 反攻作戰計畫重新排入時程，且重視成效考核。同日，蔣亦令彭限期6個月內設立3個單位的敵後降落部隊。每單位以300人為基準，先挑選閩、贛、粵、湘籍官兵為組成分子，按籍貫將閩北、贛南各成立一單位，粵、湘兩省籍合組一單位，每組再分為3、4個小組，而每小組亦以同一省籍為準加以編成。<sup>58</sup> 6日，他進一步指示彭孟緝開始在桃園龍潭建設營房，成立總指揮部以及3個大隊，初期計劃組訓1,500人，再視情況發展逐步擴充。<sup>59</sup>

4月4日蔣命令彭孟緝籌劃鷹廈鐵路破壞計畫，希望為此任務成立專組，研究進行步驟及成立傘兵爆破隊，積極進行組訓，要求在6個月內完成任務，迫使中共的鐵路3月內無法完工通車。<sup>60</sup> 若施行順利，再推進至其他重要的鐵公路設施，甚至機場或國防建設。

各省當地人員組成之空降部隊組訓完成後，分發至大陸重要都市，進行偽裝滲入、散布謠言與積極宣傳、響應暴動等工作，在共黨內部問題叢生之際，值正

<sup>55</sup> 《蔣介石日記》，1957年8月7日。

<sup>56</sup> 《蔣介石日記》，1956年12月16日。

<sup>57</sup> 「蔣中正致彭孟緝手諭」（1957年4月4日），〈籌筆—戡亂時期（二十七）〉，《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400-00027-034。

<sup>58</sup> 「蔣中正致彭孟緝手諭」（1957年4月4日），〈籌筆—戡亂時期（二十七）〉，典藏號：002-010400-00027-037。

<sup>59</sup> 「蔣中正致彭孟緝手諭」（1957年4月6日），〈籌筆—戡亂時期（二十七）〉，《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400-00027-039。

<sup>60</sup> 「蔣中正致彭孟緝手諭」（1957年4月4日），〈籌筆—戡亂時期（二十七）〉，典藏號：002-010400-00027-037。

面反攻受到重重阻力之下，不失為另一項選擇。此後蔣費心研究降落部隊之組訓、降落之進行、目標區選擇、游擊戰術訓練及傘兵空投計畫等項目。茲分述如下：

(一) 降落部隊之組訓：蔣為了考量降落部隊戰術及訓練重點，先確立降落部隊抵達目標區後之標準流程為：1. 占領縣城各公署，拘捕縣長與各幹部，令其宣布反正；2. 防範中共空軍之轟炸與中共各快速部隊由各公路要害之增援；3. 在集中占領縣城後，須速向各鄉區散開，組織游擊，進入山區，建立根據地與通信交通網；4. 給予通信與陸空識別記號及空投記號；5. 各大隊地區聯繫與接應計畫。<sup>61</sup> 而在戰術上之步驟則為：1. 破壞交通及其各要道之橋梁、涵洞；2. 解放監獄，利用監犯帶路與搜索敵情；3. 散發糧食予平民；4. 集結壯丁與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編隊發械；5. 招降共黨幹部，將功贖罪。<sup>62</sup> 同時手諭彭孟緝將這些要點都編成小冊，作為進行演練的教材。<sup>63</sup> 直到 11 月 5 日，確立空降游擊隊員之主要任務為：「甲、組織與號召民眾。乙、訓練當地民兵及其動作偵察、放哨、監視、機警、聯絡、協助、救人、合作、保民、鋤奸、通信與通報迅速等項目，而以仁愛、除暴安良、掌握部下與聽言觀行的方法。」10 日，再度提出「應訓練其組織地方政府（各級）的編制方法與要領：機警、敏捷、觀察、判斷、決心、行動等」。<sup>64</sup> 對此仍不時進行補充，以求完備。

(二) 目標區選擇：蔣認為其影響重大，亦指示進行目標區資訊之蒐集與研究，進行各降落地區的空測；研究浙、贛全路橋梁涵洞地圖位置；下令進入降落區後，在共黨幹部與一般平民中推動進行各項宣傳與收攬人心、號召歸降等動作。降落成功後，要求注重由點而線，而擴大為面。增加降落目標區實刻不容緩，為事先籌劃，蔣又下令進行 3 批閩、粵、浙、贛、皖等省籍官兵調查，希望將一些籍貫在各該省較偏遠省分者予以編組，分發至降落部隊各小組，執行引導任務。<sup>65</sup>

<sup>61</sup> 《蔣介石日記》，1957 年 4 月 7 日。

<sup>62</sup> 《蔣介石日記》，1957 年 4 月 17 日。

<sup>63</sup> 「蔣中正致彭孟緝手諭」（1957 年 4 月 20 日），〈籌筆一戡亂時期（二十七）〉，《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400-00027-044。

<sup>64</sup> 《蔣介石日記》，1957 年 11 月 5、10 日。

<sup>65</sup> 「蔣中正致彭孟緝手諭」（1957 年 4 月 13 日），〈籌筆一戡亂時期（二十七）〉，《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400-00027-043。

4月29日又令彭孟緝補選浙、贛、皖3省相連接的邊區作為第四目標區，如孝豐、於潛、昌化、分水、昱嶺、關西、天目山、黃山、淳安、遂安、桐廬、歙縣、休寧、屯溪、橫源村、壽昌、建德、蘭谿、開化、衢州、常山、懷玉山區與玉山之官兵一併挑選呈報。<sup>66</sup> 1958年再增設第五目標區——粵桂湘邊區，以梧州、肇慶與南路為主目標。<sup>67</sup>

（三）重視游擊戰術訓練：游擊戰術為空降部隊必備之技能，在1957年7月20日的軍事會談及25日的文電中，蔣中正首先要接替彭孟緝出任參謀總長的王叔銘在各師組訓游擊班。蔣特別強調游擊戰術要領在事先進行偵察，選定多種路線，以便屆時分散退卻，免除敵人之追擊與包圍。另外也希望加強游擊班喬裝敵軍與滲雜到敵軍隊伍，藉以偵察敵情；或在偵察與反偵察行動等方面，必須速編特種教程，切實演練，才能挑戰敵後險惡環境，於獲取敵情後並得安全返防。<sup>68</sup> 8月間，蔣更進一步結合空降與游擊，指示王叔銘成立特種空降游擊訓練班，要求在課目上須特別重視：小型民眾組織之建立與宣傳；地方幹部之挑選、控制、掌握、組訓與對匪幹之處置；防奸保密，肅清投機與不忠實之匪幹以及連保、連坐等具體辦法之規定；群眾心理學與駕馭、壓制、煽動、說服等手段之講究、美軍統御術的應用；通信符號的活用與詳加規定等。<sup>69</sup> 同時，他下令空降游擊隊必須建立一套標準程序，來面對敵後的複雜環境，所以他不忘叮嚀王叔銘：「傘兵（游擊隊）降落後之動作及其重要業務程序之編訂，特別注重集合與分散等行動任務與逃避等方法，以及各別通信聯絡符號與空中通信之烽煙等土法之講求，以及被俘時口供與態度之教習。」<sup>70</sup>

（四）傘兵空投計畫：當各項空降敵後游擊的準備工作逐漸完妥。8月下旬，

<sup>66</sup> 「蔣中正致彭孟緝手諭」（1957年4月29日），〈籌筆—戡亂時期（二十七）〉，《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400-00027-050。

<sup>67</sup> 《蔣介石日記》，1958年11月18日。

<sup>68</sup> 「蔣中正致王叔銘電」（1957年7月25日），〈籌筆—戡亂時期（二十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10400-00028-021。

<sup>69</sup> 「蔣中正致王叔銘電」（1957年7月25日），〈籌筆—戡亂時期（二十八）〉，典藏號：002-010400-00028-021。

<sup>70</sup> 「蔣中正致王叔銘電」（1957年7月25日），〈籌筆—戡亂時期（二十八）〉，典藏號：002-010400-00028-028。



蔣進一步確定未來在反攻行動之前必須以傘兵空投為第一主要計畫，因為此部分並未受到「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之限制，他也準備向美方提出，爭取美方的援助。29日在日記中說：「一、今日陸上戰爭的戰術與戰略，皆應以敵後發展為第一必須，要待敵後發展至相當程度，到了前方正面有效時期，方能發動正面戰爭。尤其空軍與傘兵發達的今日，更應以充實訓練傘兵為第一優先準備也。二、敵後使用傘兵，在今後反攻計畫，必須有繼續維持至相當時期，不使敵人撲滅，其持久程度至少要有一月以上之持續力，方能開始發動。」<sup>71</sup> 換言之，敵後行動為正面作戰之先決條件，組訓敵後降落部隊，進行敵後情報或敵後破壞工作成為蔣的當務之急。

另一種形式的反攻——空降計畫準備執行，9月11日蔣向駐華大使藍欽(Kark L. Rankin)、太平洋軍區總司令史敦普(Felix B. Stump)等直言：「美國政策對我人民之心理與阻礙我反攻之態度，將使我人民絕望之義闡釋詳明，並明言美國今後政策：一、讓我軍事反攻最為上策，及其二、除正規軍事行動以外，應盡力協助我各種可能方法，而以支援我大陸游擊戰計畫，務使大陸反共形勢擴大，不令其有喘息坐鎮之機會，以達到推翻共產偽政權之目的。除以上二者之外，其三、則既反對我軍事行動，又不支援游擊計畫，乃使我人民無路可走，只有對美絕望而已」。<sup>72</sup> 警告美方如不退讓，臺灣將不惜孤注一擲。

10月10日，因美方亦同意這項特別游擊降落計畫，蔣感到欣慰，認為此為「反攻計畫實施之初步」，但是隨即獲知美方仍然限制用途，而於10月28日表示：「美對援助我空降傘撥給與訓練游擊空投部隊案，仍要求依據共同防禦協定之附文，不許我自由使用以隨時增援我大陸反攻抗暴運動之用，殊不可再忍，必須提出反對案，明告其此非正式軍事行動，而為游擊協助大陸抗暴之用，決不能接受這一要求也。」要外交部長葉公超向美方強烈反應，對此無法接受之意。<sup>73</sup>

已獲美國同意，降落部隊的組訓編制開始進行，準備利用美方軍援，成立特二及特三總隊，加上原來的特一總隊，共計3個總隊。蔣一方面等候美方同意援

<sup>71</sup> 《蔣介石日記》，1957年8月29日。

<sup>72</sup> 《蔣介石日記》，1957年9月14日「上星期反省錄」。

<sup>73</sup> 《蔣介石日記》，1957年10月28、29日。



助的3千副傘具；一方面仍不斷嘗試說服美方欲「維持國軍士氣，惟有擴大游擊與敵後反共革命運動的實際工作，方能提高士氣」。<sup>74</sup> 9月25日，他赴龍潭視察特種部隊之組訓情況，甚表滿意。至11月初，組訓工作大致完成，準備投入使用。<sup>75</sup>

## 二、武漢小組成立與「武漢計畫」的制訂

空降部隊原本已準備在反攻的敵後戰役中一展身手，但因八二三砲戰硝煙突發，而遭到延擱。直到砲戰結束，美方協助固守與援助金、馬方針更為明確，蔣乃再度思考特種部隊如何在敵後展開活動等課題。剛好與此同時，1958年8月，人民公社正式在大陸如火如荼展開，引起蔣的關注。9月10日，蔣首度在日記中譴責人民公社的不人道。<sup>76</sup> 於是利用人民公社所引發的社會混亂與不安，派空降部隊進行敵後破壞，以收到號召與宣傳反共效果的「武漢計畫」醞釀成形。茲就「武漢計畫」的準備、武漢小組的成立、「武漢計畫」的形成、武漢會報的舉行及蔣對「武漢計畫」的期盼分述如下：

（一）「武漢計畫」的準備：1958年11月起連續3天，蔣中正開始擬議「武漢計畫」的各項準備工作，針對大陸形勢，研擬積極組訓空降部隊的方案。如11月5日，他提出兩項優先事項：一為訓練與工具之準備；一為宣傳與組織工作訓練。6日，又重訂特種空降部隊活動的對象與目標為：「甲、閩贛粵與閩浙交界各縣鎮及其關隘。乙、沿海各縣要地。丙、以人民公社占據為第一對象，對匪幹之控制徹查與利用及防範等方法，與民眾組織領導技能之研究。丁、破壞據點百里內之交通橋梁與沿途伏兵襲擊等戰法之訓練。戊、組民與發槍帶路與通信及退卻方向與處所。己、各種對空通信記號。」7日，指示特種部隊進入敵後的掩護與分散原則，期望迅速在敵後目標區站穩根基，提醒「一、占領城市後，應嚴防匪機轟炸為第一，故其部隊應分散四周，而其司令部更應設在郊區且極保密。

<sup>74</sup> 「接見美國臺灣協防司令部司令官賓亦樂談話摘要」（1958年1月23日），〈外交—蔣中正接見美方代表談話紀錄（二十二）〉，《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205-00084-002。

<sup>75</sup> 《蔣介石日記》，1958年9月25日、11月1日「本星期反省錄」。

<sup>76</sup> 《蔣介石日記》，1958年9月10日。

二、特隊戰術（分散分區）與鄰近其他特隊之互助與集合，以及化整為零與化零為整之實習，務以針對匪情而定。」<sup>77</sup>

11 月 16 日，蔣更進一步提出人民公社之災禍，使中華民國「第三期反攻準備已進入於實施時期」的主張，他表示此種情勢適可由特種部隊執行如下工作：「甲、引信導發戰必須由半軍事性之空降作戰，促大陸反共革命運動之突發。乙、局部優勢之作戰。丙、解救民眾的戰爭必須宣布戰爭宗旨，約法三章：子、恢復家庭團聚，以恢復生活自由；丑、歸還其原有自耕之土地，或分配人民公社之土地，撥歸民眾自耕；寅、協助反共軍隊不違反反共法規，保障其個人生命與安全。」<sup>78</sup> 具體批評人民公社之失，進行反共宣傳，並規劃特種部隊使用於反攻大陸的武漢小組之籌設，應時而生。<sup>79</sup>

當空降特種部隊占領目標區後，對社會各階層分別進行宣傳、管理、組訓，希望民眾聞風附義來歸，增加成功的勝算。11 月 18 日，蔣在手訂「特種部隊作戰計畫教育訓練綱要」指示：「一、對城市與對鄉村及人民公社所在地降落與占領，初時之任務行動以及各種工作目標與處置方法不同之要領，應作具體考查與研究其解決問題，訂立各種想定與方案。二、初時第一安民告示之重要，應研究簡明之文句——對匪幹、民兵、農人、工人、青年與知識階級之鼓勵與號召。三、對人民公社之方針破壞或保留利用？四、退卻時對壯丁之帶走與對其他人民之處置，皆應具體擬定辦法。五、公社如果破壞分散後之人民住食問題如何解決。六、同行帶走之壯丁，糧服如何補給問題。」<sup>80</sup>

（二）武漢小組之成立：根據曾為武漢小組重要成員的孔令晟在訪談表示，1958 年的秋冬之交，在國防部下成立一個反攻作戰研究的任務編組，代名為武漢小組，至 1959 年 2 月 27 日，改名武漢計畫研究室，負責對「武漢計畫」之分案處理。<sup>81</sup>

小組負責人是副參謀總長兼作戰次長石覺，孔令晟時為作戰次長室的陸戰隊

<sup>77</sup> 《蔣介石日記》，1958 年 11 月 6-7 日。

<sup>78</sup> 《蔣介石日記》，1958 年 11 月 16 日。

<sup>79</sup> 孔令晟口述，遲景德、林秋敏訪問，《孔令晟先生訪談錄》，頁 83。

<sup>80</sup> 《蔣介石日記》，1958 年 11 月 18 日。

<sup>81</sup> 《蔣介石日記》，1959 年 2 月 28 日「上星期反省錄」。

助理次長，則擔任實際的幕僚工作，協調情報次長室。此小組任務有二：1. 研究大陸失敗的原因；2. 認識大陸發展的實況，並根據這兩項成果，提出反攻大陸的初步構想，成為蔣對反攻大陸方案重要的諮詢單位，或對蔣所提出之反攻大陸方案進行分案研究。<sup>82</sup>

由小組成立的時間與任務看來，與中興計畫作業室似相銜接，但比較其組織，則層級似乎更高，與蔣的關係也更為密切。而除了孔令晟所提到的國防部外，武漢小組的任務亦與國家安全局與國防會議有關，故亦須接受這些單位的指導。<sup>83</sup>「黃龍計畫」的執行者蔣經國因此亦與武漢小組關係密切。

首先，武漢小組認為國軍剿共失敗原因在共軍打的是「面式戰爭」，先控制鄉村，再由鄉村包圍城市，以面控線制點，又善於動員百姓，輸送補給與掩護，讓其作戰部隊儘量輕裝作戰，所以總是以面式支援的優勢機動，打敗國軍。<sup>84</sup>其次為研究大陸人民公社內情，提出「七分敵後抗暴，三分臺海正面」的口號，也就是以突擊人民公社，來策動敵後的抗暴運動，再配合敵後抗暴的進展，實施臺海正面軍事反攻。

（三）「武漢計畫」的提出：經過一段時間的研擬籌劃後，蔣開始有擴大特種作戰成為反攻大陸計畫的想法，一直以來，他已想盡各種方法，避免美軍涉入國軍的反攻軍事，來換取美國大力支持。但經過一再的努力無效後，蔣已經對美國協助國軍正式登陸反攻的希望破滅，因此決定「放棄八年來之癡想。乃以自行發動其空降進擊之武漢計畫獨立進行，並不違反其中美互助協定，使之無所指摘，此乃復國方針之最大轉變也。」<sup>85</sup>

1958年11月27日，蔣決定將導發大陸反共革命的特種降落部隊作戰準備計畫正式命名為「武漢計畫」，代號以「武漢」為名，推測可能因武漢為中國心臟位置，是長江流域重要城市，在孫中山辛亥革命時，即由武昌起義的成功，而蔓延全國，蔣對此計畫亦有同樣期望。他諄諄指示對今後反攻戰爭之重要性，且

<sup>82</sup> 孔令晟口述，遲景德、林秋敏訪問，《孔令晟先生訪談錄》，頁86。

<sup>83</sup> 蕭李居，〈蔣中正與遷臺初期的敵後宣傳〉，收入黃克武主編，《同舟共濟：蔣中正與一九五〇年代的臺灣》，頁263-292。

<sup>84</sup> 孔令晟口述，遲景德、林秋敏訪問，《孔令晟先生訪談錄》，頁86。

<sup>85</sup> 《蔣介石日記》，1959年3月31日。

說明其要領：「子、爭取匪軍反正，及途中截擊後使之繳械，或逮捕其主官、政工人員而收編之。丑、編組以每中隊防戰砲二三門、小高砲一門、無後座砲一門為基幹。寅、解散公社、恢復家庭為口號。」<sup>86</sup> 12月5日囑咐計畫之要務在「甲、爭取民眾。乙、爭取匪軍。丙、爭取匪幹、防制匪幹。丁、爭取匪黨黨員而組織之、利用之。戊、爭取匪團團員而教育之，激發其救國愛民之天性。己、組訓敵探，令其將功贖罪。庚、實施連坐法。辛、殘酷與仁愛，控制與自由。壬、以共對共、以民對共，不加禁止。癸、報復與奪取，服務與報酬。」<sup>87</sup> 7日，主張特種部隊之戰法以奇襲為主，強調組織與情報兩種戰術，亦標舉心戰的效果，要求將各地歸附人民編入同心會，青年編入反共軍，擴大其影響性。<sup>88</sup> 這些措施都希望先誘發敵後的反共，並形成風潮，減少正規戰的重大傷亡。

至 1959 年初，蔣中正對反攻時勢變化更具信心。他認為艾森豪總統亦因人民公社，對中共觀感有改變跡象，例如過去認為中共強固，絕難推倒，如今反而認為非推倒不可，其轉變明顯地對反攻形勢有利。而毛澤東在中共政權地位亦發生危機，蔣推測背後或因與赫魯雪夫關係破裂所致，俄共關係惡化，對中華民國的反攻必較有利，如國軍不越過黃河，或許俄將採取不干涉態度。綜合當時各種現象，蔣認為反攻大陸的絕佳時點已至，絕不容錯過。

1月21日，特種部隊進行作戰演習，蔣指示演習項目應著重：「一、特種部隊作戰構想演習及其兵棋演習之重要。二、降落後借用共匪部隊機關名義、番號與一切人力、物力及其原有方法、電報、電話、廣播呼號、密碼與服裝等一切東西，擾亂和打擊其黨政軍組織與（匪幹）主持人，以擴大聲勢與號召力量。三、準備撤退方向道路必先節節布置伏兵、喬裝匪兵，加以堵擊，對於其匪增援來圍攻主力之方向道路，亦應事先測定與照樣節節布置為要。」26日，提醒特種部隊降落區之正副目標，每區必須有一正二副的目標，並須作地形識別與沙盤演習。<sup>89</sup>

「武漢計畫」開始成為 1959 年度積極推動之中心工作，蔣希望獲得初步效果為：「甲、第一波實施後之一個月內，地方民兵投誠歸編。乙、匪軍部隊由個

<sup>86</sup> 《蔣介石日記》，1958年11月27日。

<sup>87</sup> 《蔣介石日記》，1958年12月5日。

<sup>88</sup> 《蔣介石日記》，1958年12月10日。

<sup>89</sup> 《蔣介石日記》，1959年1月21日。

別小部隊歸誠，乃至團級以上部隊之倒戈響應，紛紛起義。丙、民眾四處暴動，奪取匪槍，占據公社，殺害匪幹。丁、民眾沿途襲擊匪行軍部隊。戊、民眾襲擊匪司令部，破壞其黨政、交通、通信與經濟金融機構。」27日，蔣構思計畫施行與降落後之行動，提出：「甲、黨部及其主委與書記與一切文件圖表之檢查。乙、電報、電話與廣播臺等機構之控制、監視及其人員之利用，並逮捕其匪幹。丙、民兵機構與指揮員與政委，並借其名義發號施令。丁、審問其匪幹主管人員之實際工作計畫，及其地方黨政軍民一般情形，特別對於當地軍警人數力量及其鄰近四周縣鄉之軍事力量與交通道路工具等，尤其是交通道路地圖。」花費不少心力在擬定計畫之步驟與重點工作。<sup>90</sup>

2月1日，蔣持續指示「武漢計畫」第一步驟在兵力有限程度下，必須妥為部署，分據各要點，其內容如下：「甲、即以著落場所（現地）附近重要建築物（學校操場或民兵訓練場），首先以四分之一兵力占領之，並構築槍眼與掩蔽部，為臨時指揮部。乙、同時以四分之一兵力，分別在城外四周大小要道，首先守備警戒，禁止出入、斷絕交通。丙、以四分之一兵力分別占領縣政府、縣黨部、人民公社與交通、通信機構，及銀行、倉庫等。丁、釋放監獄囚犯，並以其優秀囚犯為我主要幹部，參加計畫與行動嚮導。戊、另以四分之一兵力為預備隊，兼任巡查與鎮壓之用。」<sup>91</sup>此即蔣所謂的「四四制」。

3日，研擬「武漢計畫」編制「以伍為基本單位，戰士四人、伍長一人，以五人編成之。並進行空投降落，第一動作為建立空投堡與臨時指揮所之反覆演習，並設計敵情各種情況之克制為主旨。同時亦進行生存、逃遁與搜索等科專門訓練。」官兵任務為：「一、官兵每人任務第一行動時期（著落後）之詳定。二、以班（組、伍）名連、以營名旅之準則。三、官兵每人必須學習演說、辯論、觀察實情，因人、因地、因時、因敵制宜之技能與判斷及決心與行動，關於其態度、動作、禮節、食、衣、品行皆須特別練習。四、欺敵、誘敵、協制、佯動，逼迫敵人造成其錯誤之構想，判斷與行動為指導要領。」<sup>92</sup>

<sup>90</sup> 《蔣介石日記》，1959年1月27、30日。

<sup>91</sup> 《蔣介石日記》，1959年2月1日。

<sup>92</sup> 《蔣介石日記》，1959年2月本星期預定課目、2月3日。



2月4日繼續手擬「武漢計畫」的第二波計畫：「一、譯員之態度、言詞、行動皆須重新訓練一星期為要。二、武漢計畫第二波之時期約在一個月至三個月之間為準，務於本年內實現，但必須根據實際狀況之發展而定。三、如果第一波發起實施後不能生效，則第二波之計畫如何，應作準備。」7日，同時考慮第二波地點，包括川、陝、鄂、豫與洛、潼、武漢，以及安慶、九江、南通、寧波、四明、天臺、廬山等地。<sup>93</sup>

2月13日研究「武漢計畫」發揮其具影響力之口號，如號召人民「討還共匪血債」、「報復毀家滅親的仇恨」、「誰殺害我的父母」、「誰拆散我的家庭」、「誰毒害我骨肉」，以及「恢復我們家庭」、「歸還我們骨肉」等口號之編訂。還要進行第三波、第四波地區的設計。<sup>94</sup> 16日，思考「武漢計畫」實施地點及人員之訓練：「甲、特隊發展方向應對長江兩岸和各鐵路沿線兩側重要經濟與政治區先滲透、潛伏、宣傳、造謠，再以示威、暴動、破壞、占據、號召為目的，但根據地應選在交通最不便之處。乙、土製炸藥與彈殼之人員訓練。丙、川、黔、湘敵兵力之說明。丁、南寧與梧州匪兵之調查。戊、對大都市調查課目與報告。」<sup>95</sup> 19日，「研究西武漢計畫作戰方法頗詳」。<sup>96</sup>

2月22日，預備進行「武漢計畫」內容之訓示：「甲、敵區兵力。乙、民心切望。丙、革命精神與行動。丁、革命黨史與烈士不死。戊、先難後易與成仁成功。己、革命正統與正氣。庚、量與質之估計。辛、雙方力量對比與轉變。」又思考「武漢計畫」之目的達到程度：「甲、擾亂與威脅對公社集體工人工作時之混入，殺害其工頭與匪幹，使其公社不能不散。乙、偽裝與冒充工作之重要。丙、傳言向遠程推進，使之風聲鶴唳。丁、暴動破壞與動搖社會組織。戊、起義、占領、倒戈、響應（多方）。戊、鄉村與城市的工作方法不同，但可同時推進，並以城市為主目標，鄉村為基本工作。」<sup>97</sup> 24日，手錄計畫之指示8項，約千餘言。27日，蔣在武漢小組改組為武漢計畫研究室後，對「武漢計畫」內容又不

<sup>93</sup> 《蔣介石日記》，1959年2月4、7日。

<sup>94</sup> 《蔣介石日記》，1959年「本年大事表」、2月12日。

<sup>95</sup> 《蔣介石日記》，1959年2月16日。

<sup>96</sup> 《蔣介石日記》，1959年2月16日。

<sup>97</sup> 《蔣介石日記》，1959年2月22日。



斷加以修訂與補充，達 7 次之多，最後終於定案。

(四)「武漢計畫」會談的舉辦：「武漢計畫」初稿完成，為集思廣益，蔣從 1959 年 2 月 26 日開始，下令每星期四舉行「武漢計畫」會談，各次會談內容如表 1。此種傳統至「國光計畫」時期仍然延續，在總統府會議討論有關反攻作戰方案。<sup>98</sup> 當日，且立即主持第一次會報，進行研討，蔣在會中作重要修正與作戰觀念之指示，又召見特種部隊隊長曾力民等 6 人。<sup>99</sup>

表 1、1959-1960 年「武漢計畫」會談內容

會談日期	會談內容
1959.02.26	每星期四舉行「武漢計畫」會報與研究。
1959.03.05	「武漢計畫」會報大體指示已完。
1959.03.19	緬邊決策降落跑道並囤積汽油限期完成(6個月內)。
1959.04.02	對「武漢計畫」第一次空降地點重加研討予以指示。
1959.04.09	空運目標與里程之研究。
1959.04.16	主持「武漢計畫」之作戰會談。
1959.04.30	指示今後反攻大陸之起點，但不作正式灘頭陣之規模為主旨。
1959.05.14	決定經費與目標。
1959.05.28	決定空降目標為慰。
1959.07.16	空投地點之研究，與續訂傘具計畫。
1959.08.06	核定災區空投部隊與根據地點(連平、桂東、連山、信宜)。
1959.08.27	決定滇緬反攻根據地之計畫。
1959.10.15	對緬北柳元麟部之訓練計畫與桂東與冊亨等空投調查之報告。
1960.04.07	主持「武漢計畫」會報，督導實施。
1960.07.14	主持作戰會談：一、大陸第一反攻基地之鞏固與運輸設備，及部隊組訓加強計畫與限期標準。二、空投計畫分遠程、中程與近程 3 種地區計畫。三、「武漢計畫」之重新檢討。四、康定與大渡河左、右岸之地位。五、匪情之整個全體的檢討。六、人民公社實情與奇襲如何成功之研究。
1960.07.21	主持作戰會談，重審「武漢計畫」。
1960.08.04	主持作戰會談，聽取緬北江垵機場擴充計畫之報告，決定如計畫實施。
1960.08.18	主持作戰會談，聽取崑崙計畫 6 個目標區情形之報告。

資料來源：整理自《蔣介石日記》，1959-1960 年。

<sup>98</sup> 賴啓訪錄，《賴名湯先生訪談錄(上)》，頁 203。

<sup>99</sup> 《蔣介石日記》，1959 年 2 月「大事表」、2 月 24、26 日。

會談之日前後，蔣亦隨時研究計畫內容，準備提會討論修訂。如 3 月 13 日，蔣找出一些可改進地方：「一、應增加嚴防共匪以傘兵制傘兵計畫，比防匪轟炸更為重要。二、第一次空降，決以三地區改為二地區，以增加主要地區之力量也。」<sup>100</sup> 4 月 12 日，詳加研究「武漢計畫」空運地區，決定 5 個地區，並設計前後飛機航道不同之方法，可以節約投擲時間。<sup>101</sup>

(五) 蔣對「武漢計畫」的期盼：此時因達賴喇嘛出走，西藏抗暴事件爆發，3 月 21 日，蔣欣喜「此一反攻形勢，將導發我反攻復國之機運」，但美國新任國務卿赫特（Christian Herter）始終反對國軍發動正式軍事登陸作戰，令蔣深感心寒。<sup>102</sup> 對此絕佳反攻機會的錯失，蔣甚為扼腕，只能期待大陸抗暴運動普遍發動，局勢根本動搖、時機十分成熟方能有成。於是，在 4 月的本月大事記欄寫下今後反攻復國之方策：

甲、以武漢計畫空投游擊為中心工作。乙、以間接路線為主要方針。丙、以神經戰、游擊戰號召民眾，引發大陸普遍反共暴動，促使共匪崩潰。丁、以空間換時間，拖延時間，牽制匪軍力量，使之到處分散，以便進行策反工作。戊、今日形勢時間已屬對我有利，無論政治、經濟、軍事、國際諸方面，其時間愈久，共匪喪心病狂，倒行逆施，日甚一日，弱點益多，困難愈增，故我今後祇要能自立不搖與自強不息，雖不能坐待共匪自行崩潰，而其崩潰程度必將與日俱增，愈久愈速，乃可斷言。己、武漢計畫第一期應定為三年有成，三年之後如其公社制度果成，則革命危矣。<sup>103</sup>

強調「武漢計畫」須制定周全，加速施行，蔣也更具信心，不斷思考如何改進或實施。5 月 13 日，他又補充：「庚、武漢計畫與登陸計畫前後，聯合相應與單獨長期空降作戰是否有效？應重加考慮。辛、傘具未充足以前不宜發動武漢計畫，如單獨行動更應先足傘具，不斷空投與普遍空投或能生效。」<sup>104</sup> 5 月 28 日，擬出「特種作戰之補充指示」，提出著手研究西南各省苗民風習語言與聯絡苗民，就地反共之一切措施，作有計畫的演練與講解，以便欺誘匪軍，順利進入匪區，

<sup>100</sup> 《蔣介石日記》，1959 年 3 月 13 日。

<sup>101</sup> 《蔣介石日記》，1959 年 4 月 9-16 日。

<sup>102</sup> 林孝庭，《臺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臺灣史》，頁 219-222。

<sup>103</sup> 《蔣介石日記》，1959 年 4 月「本月大事表」、4 月 23-24 日。

<sup>104</sup> 《蔣介石日記》，1959 年「本年大事表」。

獲致戰果；另提兩個計畫目標：一是貴州，在鎮遠目標之外，其他副目標之餘慶縣、玉屏縣與天柱縣 3 個目標亦應切實研究作空降之準備；一是廣西，以田西或凌雲為主目標，西林縣、西隆縣與凌雲縣亦希研究與準備。<sup>105</sup>

9 月 20 日，研究對反攻大陸之進行，確定「武漢計畫」為正式反攻的先行計畫，在日記中說：

一、甲、以「武漢計畫」空投傘兵，與大陸游擊部隊配合行動，發展普遍反共抗暴運動為主。乙、煽動匪的民兵與正規軍之官兵為主要目標。丙、促成彭德懷與林彪新、舊兩派軍隊之分裂為主要手段。丁、造成匪黨、匪軍與大陸社會之全面混亂紛崩現象，必須獲得此第一步驟，而後才用國軍正式開始反攻，否則，戊、基地國軍必須在原地養精蓄銳、厚積實力，決不輕舉妄動，為國家根本之圖，務立於不敗之地。己、如照戊項決定，則須沉機策變，再作五年、十年長期之計耳。二、今日大陸災荒與共匪虛弱不可終日之勢，是否仍應依此原則耶。<sup>106</sup>

據此，「武漢計畫」已經勢在必行，因為此時中國大陸各地正發生嚴重的饑荒，趁社會動亂、民怨四起之時，正是進行武裝游擊滲透的大好良機。另外，共黨內部也有傾軋鬥爭、內部統治不穩現象。因此，面對即將「全面混亂紛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蔣認為推動「武漢計畫」，進而進行軍事反攻，已是水到渠成之勢。

## 肆、建立西南第一反攻基地與「野龍計畫」之交涉

「武漢計畫」的重點是在利用空降部隊，與大陸游擊部隊配合行動，發展敵後反攻，蔣決定由柳元麟指揮的緬北游擊隊在特種部隊的協助下，進行第一波的敵後反攻行動，而有建立西南第一反攻基地的構想，也期望與美方進行「野龍計畫」之交涉，一方面支撐緬北游擊隊的敵後反攻力度；再方面持續推進敵後反攻，產生星火燎原的效應，有利於反攻進程。但是與美方交涉波折不斷，緬北游擊隊

<sup>105</sup> 「蔣中正指示」（1959 年 5 月 28 日），〈籌筆一戡亂時期（三十）〉，《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400-00030-029。

<sup>106</sup> 《蔣介石日記》，1959 年「本年大事表」、9 月 20 日。

又在共、緬聯合來攻後，被迫撤離江拉，從西南逐步進行反攻成為泡影，「武漢計畫」只有宣告終結。

## 一、緬北游擊隊的整編與西南第一反攻基地的建立

緬北游擊隊係 1953 年李彌率領的滇緬游擊部隊撤臺後，不願撤臺的殘部所組成，並由李彌舊部柳元麟率領，繼續從事反共游擊任務，臺灣且繼續給予一些補助。早在 1957 年，蔣即向柳元麟下達「安西計畫」執行令，以 3 千兵力，向滇南游擊區發動突襲，摧毀共軍基層組織，並配合西藏抗暴運動，但柳部延遲至 1958 年 9 月初才向滇緬邊境採取有限度的行動，並未取得重大的成效，但其在政治上的及時宣傳效果，讓蔣中正有進一步利用游擊隊進行反攻的想法。

1958 年冬，特種部隊的特一總隊正式成軍，蔣即任命夏超率領特一總隊 1,200 人前往緬北，擔任教導總隊總隊長，下轄 9 個教導大隊，協助游擊隊在西南邊區發動反攻大陸敵後抗暴運動。<sup>107</sup> 1959 年初，柳元麟來報，緬北游擊隊於去年 9、10 月間對滇邊發動突襲，雖然進入滇省不過百里，可是民眾隨同撤離者已達 8 千人之多。此項訊息，讓蔣雀躍萬分，他開始仔細考慮這支游擊隊運用來反攻大陸，認為如果利用其在滇緬邊區地緣便利關係，或許可對西南各省的反攻發揮重大作用，要國防部與國民黨中央黨部應詳加研究，預為部署。<sup>108</sup>

3 月 19 日蔣主持「武漢計畫」籌備會談，討論以 6 個月限期完成孟帕遼機場修建事宜。至 7 月中，蔣下定決心利用柳部反攻雲南，在雲南西部建立陸上第一反攻根據地。<sup>109</sup> 並於 23 日指示彭孟緝此事之進行，稱：

以現有滇緬邊區游擊基地向車里、佛海、南嶠、瀾滄、滄源、雙江等縣推進為第一步驟，並收復該縣等西部地區的耿馬、猛馬、瓦邦等，即略取瀾滄江以西及怒江以東的中間全部區域為目標，而以保山為其中心，再向滇南、滇

<sup>107</sup> 〈揭秘 50 年代臺灣絕密特種兵「武漢部隊」〉，收錄於「阿波羅新聞網」：<http://tw.aboluowang.com/2013/1011/340509.html>（2015/10/21 點閱）；孔令晟口述，遲景德、林秋敏訪問，《孔令晟訪談錄》，頁 89。

<sup>108</sup> 「中國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122 次會議紀錄」（1959 年 3 月 5 日），《會議記錄》，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館藏號：會 8.3/122。

<sup>109</sup> 《蔣介石日記》，1959 年 7 月 18 日。

北、滇東各縣擴張，並先破壞滇境南之滇越鐵路，以及滇西公路的瀾滄江與怒江上之兩座公路大橋，使之不能通車為主要工作。而後第二步驟略取雲南全省，為西南反共革命之總基地，並在滇緬邊區柳部之江拉機場建成後，先運特種部隊一個大隊至該邊區，為該部游擊隊之重心，整建該部，並補充其約有一萬人之武器，並配備無後座砲及重迫擊砲與四寸高射砲等，以強化該根據地。……又滇省東南部蒙自縣附近之箇舊錫礦廠，約有礦工數萬人，該處將可成為反共基點。<sup>110</sup>

對游擊隊的進軍路線有一尚稱完整的規劃，期望游擊隊略取雲南全省，做為西南反攻的總基地，而更重要的是蔣決定以緬北游擊隊為核心，執行「武漢計畫」：（一）首先在江拉基地建築孟帕遼機場，機場完全由游擊隊興建，完工後可讓 C46 型飛機自臺灣飛泰國再往江拉，或由臺直飛江拉，油料不夠時，再飛泰國加油，機場完工後，對游擊隊的後勤補給將有相當的幫助。<sup>111</sup> 但覃怡輝的《金三角國軍血淚史》則認為機場的興建，產生一個不小的副作用，即因機場修建，招來緬甸和中共的側目，此後緬甸和中共就不斷密謀聯合對付柳部，而揭開日後江拉基地保衛戰的序幕。<sup>112</sup>（二）蔣決定繼續強化緬北游擊隊的戰鬥能力，改進游擊隊風紀不佳的缺失。

因為過去滇緬游擊隊曾一度反攻雲南，建立奇功，加上 1959 年 3 月西藏抗暴事件發生，都使得蔣對藉由游擊隊在西南開始的反攻寄予厚望，他不斷督促游擊隊加強整訓，希望將柳部澈底整編成 1 萬人的反攻勁旅。<sup>113</sup> 在多次主持的作戰會談中，都討論到游擊隊的滇緬反攻根據地計畫，對柳部的訓練與補給作業亦陸續加強。<sup>114</sup> 換言之，計畫重心集中在柳部帶頭的「武漢計畫」——建立雲南為第一反攻基地。至本年年底，蔣對投入緬北游擊隊的成績及收到的成效甚感滿

<sup>110</sup> 「蔣中正致彭孟緝手諭」（1959 年 7 月 23 日），〈籌筆一戡亂時期（三十）〉，《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400-00030-033；《蔣介石日記》，1959 年 7 月 23 日。

<sup>111</sup> 賴啓訪錄，《賴名湯先生訪談錄（上）》，頁 209；衣復恩，《我的回憶》（臺北：立青文教基金會，2000 年），頁 155-156。

<sup>112</sup> 覃怡輝，《金三角國軍血淚史（1950-1981）》（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 年），頁 230。

<sup>113</sup> 《蔣介石日記》，1959 年 8 月 14 日。

<sup>114</sup> 《蔣介石日記》，1959 年 8 月 27 日、10 月 15 日。



意，謂：「反攻復國新方策與『武漢部隊』之擬訂，以及緬北江拉機場與陸上第一反攻基地之建立，又特種作戰部隊戰術之手稿完成，為十年來重大之成就也。」<sup>115</sup>

年底，蔣先設想擴大空投地區，如西康的西昌、四川敘永等都考慮列入計畫，建立敵後根據地。<sup>116</sup> 而 1960 年初，對雲南及四川的部署，則根據情報資料，又經深思熟慮後，蔣主張「騰衝、保山、龍陵、潞西、瑞麗、鎮康為一區域，而以騰充〔衝〕為基地。宜賓、屏山、雷波、慶符、高縣、鹽津為一區域，而以宜賓為中心，但其鄰近隄為有正規部隊一個師（缺一個團），故該區域必須待隄為正規師移動，對我西昌特種部隊動作時，方能作為最後之空投也。」<sup>117</sup>

蔣又繼續為強化緬北游擊隊的團結與戰力，費心整理人事，繼續派員前往緬北協助軍隊整編，如 2 月 4 日決派項克恭、李文彬前往，也曾計劃派總政治作戰部主任執行官王永樹為總指揮，但王永樹視察游擊隊後，認為這個部隊過於複雜，自覺無力擔任。<sup>118</sup> 2 月 12 日，下令在原有傘兵複訓完成後，本年度新增訓傘兵 1 萬人。<sup>119</sup> 5 月 2 日，又有意派易瑾取代柳元麟，加上早已在緬北協助整訓的游擊隊參謀團團長、軍官訓練團團長曾力民等。<sup>120</sup> 這些努力，希望藉由增加特種部隊人數與軍力，澈底改善柳部，讓該部在特種部隊支援下，能作為反攻的先遣隊，增強對雲南之反攻勝算。

蔣經國對游擊隊的整訓情形亦相當關心。當時游擊隊的進展及孟帕遼機場的興建都使中共相當不安，欲聯合緬政府發動攻擊，摧毀機場，中共總理周恩來且親赴仰光和緬方協議，並到機場附近的景東視察，對游擊隊的存亡構成重大的威脅。獲知情況危急，在眾人阻攔無效後，蔣經國且決定冒險到滇緬邊區視察 3

<sup>115</sup> 《蔣介石日記》，1959 年 12 月 31 日「本年反省錄」。

<sup>116</sup> 《蔣介石日記》，1959 年 12 月 23-25 日。

<sup>117</sup> 「蔣中正致彭孟緝手諭」（1960 年 1 月 22 日），〈籌筆—戡亂時期（三十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400-00031-011。

<sup>118</sup> 覃怡輝，《金三角國軍血淚史（1950-1981）》，頁 242。

<sup>119</sup> 「蔣中正致彭孟緝手諭」（1960 年 2 月 8 日），〈籌筆—戡亂時期（三十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400-00031-013。

<sup>120</sup> 《蔣介石日記》，1960 年 7 月 12、14 日。

蔣中正與反攻大陸計畫之制定——以「武漢計畫」為例

天，<sup>121</sup> 希望鼓舞游擊隊士氣，為反攻大業持續奮鬥。

7月16日蔣下令配合游擊隊的反攻，將「武漢計畫」整理、改進並充實後，易名為「崑崙計畫」，設立6個目標區，其包含縣份、目標及空降區域如下表：

表2、「崑崙計畫」反攻區域與空降目標表

目標區	包含縣份	主目標	空降區
第一區	康定、瀘定、金湯、漢源、寶興	康定	金湯、漢源
第二區	西昌、寧南、會理、勉寧、越巂、昭覺	西昌	越巂、勉寧、寧南
第三區	雲南之保山、騰衝、龍陵、梁河、福貢、瀘水、碧江、蘭坪、中甸、維西、德欽；西康之德榮、鹽井、稻城、定鄉、寧靜	保山或騰衝為正副目標	德榮、瀘水、福貢、碧江
第四區	雲南之昭通、大關、彝良、鹽津、永善、鎮雄、威信、綏江；四川之筠連、珙縣、高縣、慶符、宜賓、屏山、大茅	昭通為第一目標，宜賓為最後目標	鹽津、威信、筠連
第五區	寧洱、鎮遠、思茅、墨江、景谷、鎮沅、六順、沅江、江城、石屏、箇舊、建水、蒙自、屏邊	以沅江為第一目標，以箇舊、蒙自為最後目標	鎮遠、思茅
第六區	廣南、富州；廣西之西林、西隆、田西、凌雲、百色；貴州之安龍、冊亨、興仁、貞豐	西隆、西林	西隆、安龍

資料來源：「蔣中正手諭」(1960年7月16日)，〈籌筆—戡亂時期(三十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400-00031-025。

蔣在給彭孟緝手諭中強調「崑崙計畫」的目的，在收復雲南全省為反共復國之第二基地，現在所擬之6個地區與「武漢計畫」並不衝突，並將可聯成一氣，故前定各計畫與其地區仍可照常進行，不必因此有所變更。換言之，「崑崙計畫」事實上是「武漢計畫」的進一步改進與精確化。蔣又指示江拉機場完成後，對於該大陸第一反攻基地之鞏固以及運輸設備與油料存儲都極有助益，並希望將柳部

<sup>121</sup> 孔令晟口述，遲景德、林秋敏訪問，《孔令晟先生訪談錄》，頁90-91。

訓練積極加強，且限期半年至 10 個月內完成，他要求彭孟緝先確立具體計畫，乘柳元麟在臺期間，與柳切實商討，以便限期實施。亦希望將各地區空投人員於 6 個月內挑選組訓完成。<sup>122</sup>

針對蔣對「崑崙計畫」的指示，彭孟緝進一步擬訂目標地區、空中里程表暨空運航路，原擬在 28 日的作戰會談中提出，因作戰會談延期，他即於 29 日呈蔣，提出：（一）「武漢計畫」及「天馬計畫」應於下週再作一次全盤檢討。（二）按指定之 6 個目標區策定崑崙計畫，限 1 個月內完成。（三）對柳元麟部之編訓及運補擬定具體計畫，限 6-10 月內完成；（四）將 6 個目標地區所列地名標繪於百萬分之一地圖上，並以臺南及江拉為啟航基地，計算並附註空中里程從速呈報。又提出現有空運機之正常航程半徑，C119 機為 782 哩，C46 機為 591 哩，依據空中里程之計算，如以臺南為起降基地，執行本計畫，6 個目標地區均超出空運機航程半徑。<sup>123</sup> 且在 8 月 18 日的作戰會談中，聽取 6 個目標區情形的報告。<sup>124</sup>

蔣原先對游擊隊總指揮柳元麟早有撤換打算，先後欲改任王永樹或易瑾，但並未堅持，此時為了讓「崑崙計畫」實施有效，於 8 月 16 日提出了一項整備的新方案，原則如下：（一）總指揮部行政業務應定為合議制，即以柳元麟、曾力民、夏超、徐汝楫 4 員，並增加該部原有副總指揮 1 員組織行政委員會，以柳元麟為主席，以徐汝楫兼祕書，凡財務稅收與機場管理，對外運貨、購物等業務必須經由該委員會公決實施，並絕對禁止售運毒品。（二）該部經費收支應澈底改進，其軍需必須由主計長室派員督導，建立軍需獨立制度。（三）第五軍與第三軍駐區附近孟龍等地應增建一或兩個之訓練基地。<sup>125</sup> 期望以合議制等方案，約束游擊隊風紀，改進柳元麟的指揮缺失，減少弊端。

直到 8 月 31 日，經一段時間整頓後，蔣對緬北游擊隊的人事及內部風氣的

<sup>122</sup> 「蔣中正致彭孟緝手令」（1960 年 7 月 16 日），〈籌筆—戡亂時期（三十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400-00031-026。

<sup>123</sup> 「彭孟緝致蔣中正函」（1960 年 7 月 29 日），〈國家安全會議資料（二）〉，《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206-00015-002。

<sup>124</sup> 《蔣介石日記》，1960 年 8 月 18 日。

<sup>125</sup> 「蔣中正指示」（1960 年 1 月 9 日），〈籌筆—戡亂時期（三十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400-00031-030。

改善表示滿意，決定依然重用柳元麟，希望他能帶領緬北游擊隊，透過地利之便，讓臺灣在大陸西南與中南半島的複雜局勢中，維繫反共力量的優勢，進而有助於反攻大陸的完成。此時寮局發生變化，親共勢力擴張，寮共攻陷桑怒等地，蔣對柳部處此複雜局勢，深感憂慮，一面積極空運武器支援游擊隊；也希望游擊隊能在此間靈活因應，爭取先機。10月21日，國家安全局局長陳大慶視察中南半島的寮、泰、越等國返國，蔣聽取報告後，期望柳部能在此種困難形勢中，發揮其中介力量。次日，即要彭孟緝轉令柳「對寮、越、泰、緬甸的地形，特別對於寮國北部『豐沙里』、『桑怒』等北部各省地形與人民風習」進行研究。<sup>126</sup>這一年的10-11月，尤其頻頻接見柳元麟或游擊隊重要將領，討論緬北計畫，或垂詢游擊隊的情形，期望游擊隊能在異域為中華民國的反攻大陸，扮演急先鋒的角色。

## 二、與美方交涉「天馬計畫」與「野龍計畫」

在與美方交手爭取軍援以完成反攻大陸目標的過程中，蔣逐漸明白欲仰賴美方實力協助，發動大規模正規軍反攻登陸作戰，其實已經機會渺茫。但美方並不反對小規模對中共偵察或游擊行動，為獲得美方同意援助，先進行小規模游擊計畫交涉，再伺機予以擴大規模，似為可行之道，因此「武漢計畫」之推動，實與美方態度不謀而合。

擬定「武漢計畫」時，蔣同時研究如何避免美方阻力，擬定代號「天馬計畫」，由國防會議副祕書長蔣經國負責與美國中央情報局臺北站長克萊恩進行磋商。蔣亦十分關切美方態度及計畫進度，經常加以垂詢。又持續研究計畫的訓練要點與方法，思考儘量減少美方的阻力，也確實監督計畫的執行進度。<sup>127</sup>

1960年6月18日艾森豪抵華訪問，蔣事先在準備雙方會談條目時，「天馬計畫」亦為雙方會談的重要內容，蔣準備向艾說明「天馬計畫」係間接作戰方式，假如中共侵臺、澎或金、馬，美國能予臺灣更多的軍事支持；或者「武漢」或「天馬」計畫執行有效時，趁機破壞中共後方的交通線，分散中共軍力，使中共空軍

<sup>126</sup> 「蔣中正致彭孟緝手諭」（1960年10月22日），〈籌筆一戡亂時期（三十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400-00031-033。

<sup>127</sup> 《蔣介石日記》，1960年2月16、19-22日。

無法全力施展，均能有助反攻計畫的完成。換言之，「天馬計畫」在美方費力不多，但是卻能促成中共政權的傾覆，且不讓美方捲入戰事，又能消弭共禍，對亞洲地區的和平發揮「起爆作用的力量」，<sup>128</sup> 期望說服美方通過計畫，儘快實施。

8 月 21 日從蔣經國處，蔣得悉艾森豪已經批核「天馬計畫」，認為這是「對我之重要消息」和「數年來對我反攻計畫第一次態度之表示」。<sup>129</sup> 9 月 3 日，正式接見克萊恩，從他手中接到艾森豪批核之「天馬計畫」備忘錄。<sup>130</sup> 蔣對此項突破，視為反攻大陸進行中的重大成就，喜悅之情，溢於言表。

10 月 8 日「天馬計畫」改稱「野龍計畫」。10 日，由蔣經國代表中方，與美方的克萊恩在臺北簽訂「野龍聯合情報戰略計畫」，計畫大要為運用經過特別訓練、能擔任情報蒐集及報告任務之人員，祕密滲透中國大陸南部、西南部及西北部，執行祕密性工作，目的在獲得適時而具體之情報，或決定煽動、激發及控制大陸反共活動的可行性，以期對大陸反共抗暴情況及其潛力，獲得真實之判斷與估計，並在情況許可時鼓勵與支援其祕密活動。<sup>131</sup>

「野龍計畫」目標區分成：（一）應予考慮之目標區：雲南蒙自、湖北來鳳、貴州雷公山、湖南麻陽、四川筠連、雲南麗江、四川松潘、西康丹巴等 8 個地區。（二）依情況應予考慮及開拓之目標區：1. 通道、錦屏、天柱、靖縣；2. 鎮遠、青溪、玉屏、岑鞏；3. 西陽、秀山、永綏、沿河；4. 西隆、安龍、興義、興仁、冊亨、西林、田西、凌雲、廣南；5. 西昌、瀘沽、會理、德昌、越嶲、昭覺；6. 瀘定、金湯、漢源、寶興、天金；7. 畢節、大定、鎮雄、威信、威寧；8. 宜賓、慶符、高縣、屏山、雷波。（畫底線為兩計畫都有）

與「崑崙計畫」目標區相比，有一定的重疊性，顯示其亦循之前「武漢計畫」、「崑崙計畫」偏西南地區之設計，惟地點有所變動，並增詳各地之經緯度及地圖，但其中包含蔣許多的指示則無庸置疑。例如貴州畢節，蔣視其為川、滇、黔 3 省之中心，為歷來 3 省有事之秋的重鎮，甚至認為畢節為「成功之樞機」。1960 年

<sup>128</sup> 《蔣介石日記》，1960 年 5 月 9 日、6 月 7、11、18、19 日。

<sup>129</sup> 《蔣介石日記》，1960 年 8 月 31 日「上月反省錄」。

<sup>130</sup> 《蔣介石日記》，1960 年 9 月 3 日。

<sup>131</sup> 「野龍聯合情報戰略計畫」（1960 年 10 月 10 日），〈專案計畫—野龍聯合情報戰略計畫等〉，《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100-00032-004。



1月23日指示應列入「武漢計畫」內，但他即於2月19日發現中共對黔滇鐵路工程進展忽然展開大事宣傳，似乎針對「武漢計畫」而來，對畢節地區情況十分留意，而指示加入「天馬計畫」中；<sup>132</sup> 又如湖北來鳳，係蔣於3月11日指示增加的地點，亦於此時列入。<sup>133</sup>

「天馬計畫」雖然好不容易獲得美國同意，蔣對此亦抱極高的期待，然而立刻面臨許多變數，最重要的是美國總統選舉將屆，為了免於「野龍計畫」因總統易人而生變，蔣希望與艾森豪同黨且曾訪臺的共和黨候選人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當選，甚至不惜與夫人宋美齡投入為尼克森助選行列。但大選結果卻是甘迺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勝選，11月10日獲知美國大選結果，蔣悲觀地認為計畫恐將延擱至1年或半年以後，甚至必須另作打算。<sup>134</sup> 幸好透過克萊恩的居間協調，甘迺迪仍然批准「野龍計畫」，雙方並持續進行交涉與修改計畫條件，增加一些新的目標區，也準備付諸實施，但計畫的規模及支持度其實已經大不如前了。

而關係更為重大的則是緬北游擊隊的存續問題，游擊隊為「野龍計畫」得以實施之根基，藉由游擊隊在接近中國西南邊區的活動，才能投入足夠的人力，就近展開各項游擊或情報活動，然而就在本年年底，共緬聯軍合攻游擊隊的戰役中，緬北游擊隊失利，退到寮境，最後且在蔣氏父子極不願意的情況下被迫撤回臺灣。<sup>135</sup> 使得利用緬北作為反攻大陸第一基地計畫及與美方合作的「野龍計畫」實施均被迫進行調整。<sup>136</sup>

江拉之役雖然使緬北游擊隊從此澈底退出反攻作戰的戰場，但「武漢計畫」的另一核心——特種部隊也因為戰役的爆發，於10月10日編組成教導總隊，初由3個大隊組成，共計官兵546員，後又加入3大隊，總計750員，皆全力投入戰役，初顯身手，在戰役中擔任總隊之控制機動部隊。12月9日成立江拉基地

<sup>132</sup> 《蔣介石日記》，1960年1月23日、2月19日。

<sup>133</sup> 《蔣介石日記》，1960年3月11日。

<sup>134</sup> 《蔣介石日記》，1960年11月2、3、6、11日。

<sup>135</sup> 「野龍計畫新選各空降目標之研析及任務」（1961年8月24日），〈軍事—野龍計畫新選各空降目標之研析及任務等〉，《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202-00010-002。

<sup>136</sup> 覃怡輝，《金三角國軍血淚史（1950-1981）》，頁264-271。

防衛指揮部，負責南昆、江拉地區之作戰，並策應「保山計畫」之一切訓練與準備，最後於 1961 年元月 25 日撤離時，擔任全軍之渡河掩護與支援，使「保山計畫」順利完成。<sup>137</sup>

前面已述及蔣對特種部隊參與改造強化游擊隊的成果頗予肯定，對特種部隊如何拓展工作，亦不乏指示。例如 1960 年 8 月 16 日，他分別指示特種作戰部隊指揮部應重視：（一）訓練業務；（二）審供戰俘及降俘技巧；（三）情報之審核判斷。而特種作戰部隊任務如下：（一）鼓動與煽動大陸民兵叛變與攜械來歸；（二）策動官兵反正來歸；（三）策動人民公社與共黨匪幹來歸。江拉之役爆發後，蔣亦期望教導總隊發揮中流砥柱之功，更加頻繁地研擬特種作戰部隊攻擊敵軍要旨，強調三角形攻擊戰鬥群法則的應用；指示對戰地人民組織與控制，包括戰地通行限制、戰地對敵探之防制或戰地人民糧食的配給等；又提示對敵偵察要領，強調攻擊前必須詳細考查敵陣地形與道路進出、工事構築情形、兵力及番號、兵種部署、前哨地位、巡哨時間等，愈詳盡愈好。<sup>138</sup> 待戰事告一段落，蔣又特別指示易瑾，將 3 年來其對特種部隊的手諭都類編成冊並呈閱。<sup>139</sup> 顯示江拉之役雖然失利，但特種部隊的組訓及發揮的功能，蔣是相當肯定的，而這也是日後中美「野龍計畫」持續交涉及「國光計畫」中武漢部隊存在的緣由。

### 三、「武漢計畫」被「國光計畫」取代

蔣中正透過運送一批特種部隊進入緬境，改善游擊隊體質；又建築機場，對游擊隊積極補充武器裝備，經過一段時間的整訓，游擊隊兵力已有相當的改善。當各項反攻準備如箭在弦上之際，中共與緬甸卻已先趁寮局動亂之機，以重勘中緬未定界為名，彼此結合，出動大軍，南北夾擊柳部，緬北戰役於 1960 年 11 月

<sup>137</sup> 「彭孟緝致蔣中正電」（1961 年 9 月 15 日），〈金馬及邊區作戰（五）〉，《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2-00104-017。

<sup>138</sup> 「蔣中正指示」（1961 年 1 月 12 日），〈籌筆—戡亂時期（三十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400-00032-003、002-010400-00032-004、002-010400-00032-005、002-010400-00032-006。

<sup>139</sup> 「蔣中正指示」（1961 年 1 月 12 日），〈籌筆—戡亂時期（三十二）〉，典藏號：002-010400-00032-017。

22 日爆發。

緬北戰役除了柳部的游擊隊外，由易瑾率領的特種部隊於 10 月 10 日編組成教導總隊，亦全力投入戰役，與游擊隊併肩作戰。戰爭分成 3 階段，第一階段為國境線作戰，自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20 日止，共軍第三十九師向游擊隊第一、四兩軍突擊，次日緬軍配合共軍攻勢，戰事激烈，孟歇等地失守；第二階段為基地防衛戰，自 12 月 20 日至 1961 年元月 25 日止，其間游擊隊兩次出擊，但因緬機瘋狂炸射江拉基地，又利用砲空協同，全面攻擊南昆前線陣地，經過苦戰將敵擊退，但傷亡慘重。第三階段為「保山計畫」之轉移作戰，自元月 24 日至 2 月 7 日止，占據南壘河之共軍配合南昆緬軍攻勢南犯，甚且進至江拉、孟帕寮，為顧慮全局、保全戰力，游擊隊決定實施「保山計畫」，渡過湄公河，26 日順利撤離。<sup>140</sup>

蔣一直關心戰局發展，隨時掌握戰局發展。1960 年 12 月 2 日，他連續致參謀總長彭孟緝 3 函指示，「共約三千餘言，以此為關係於我『天馬計畫』之成敗影響最大也，故不能不設法挽救也」。<sup>141</sup> 要游擊隊遵照如下指示：（一）確保江拉基地；（二）柳部主力不宜離開緬寮泰三角交接邊區太遠，主力可向寮國湄公河對岸之坎柯克、芒弄、孟信附近轉進；（三）對緬軍與共軍分別策略應對；（四）趁機迂迴緬軍陣地，向共軍側背襲擊；（五）江拉機場趕築工事，增派兵力，固守以待增援；（六）第三軍主力調集孟帕寮與江拉；（七）派員與泰國協商秘密協助柳部，或幫助與寮國交涉，讓柳部留在寮境；（八）使緬北各部澈底了解共軍士氣低落、軍心渙散等缺失，增加官兵勝利決心。蔣指示許多方略，迫切期望能挽回局面，以「鞏固陸上反攻基地，而且從此就可作充分準備，打開我反攻復國之戰局，而建立其反攻之首功」。<sup>142</sup>

至 1961 年初，由於寮共亂事將波及東南亞地區，蔣認為已是「野龍計畫」的發動時機，若由緬北游擊隊在西南邊區充當先遣部隊，趁大陸災荒不斷、人民饑餓待援之時，將形成大陸反共革命之全面爆發，等共軍疲於奔命時，後續的正

<sup>140</sup> 「彭孟緝呈蔣中正函」（1961 年 9 月 15 日），〈金馬及邊區作戰（五）〉，典藏號：002-080102-00104-017。

<sup>141</sup> 《蔣介石日記》，1960 年 12 月 2 日。

<sup>142</sup> 「蔣中正致彭孟緝手諭」（1960 年 12 月 2 日），〈籌筆一戡亂時期（三十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400-00031-037、002-010400-00031-038。

面反攻計畫則接續推動。他強調反攻已不容延遲，因「一、國際對共匪姑息，要求共匪加入聯合國，以排除我合法地位之危機，已至最後關頭。二、大陸饑荒、人民待救之情勢迫不及待。三、自由地區之軍民對反攻大陸、拯救同胞之情緒無法阻遏，否則必將自由行動，基地可危。四、共匪社會經濟混亂虛弱，及其黨幹軍官不安，怕整與動搖已至頂點。五、匪、俄雙方矛盾事實亦甚顯露，但不以此計及在內也。六、我軍反攻軍力已達到飽和點，不能再有增加？我行動能否自由不受美國之阻撓？」<sup>143</sup>

只有保住緬北游擊隊，與美方合作的「野龍計畫」才有成功實施的可能，因此游擊隊的存亡成為蔣的工作重心。為了在共、緬兩軍的夾擊下，維護游擊隊的生機，蔣於 1 月 5 日派特種部隊司令易瑾前往江拉，籌備在寮北另外成立孟信基地；7 日，派安全局處長黃德美與寮國總理富米交涉將游擊隊轉入寮境，參與寮國的反共戰役；9 日，派夏季屏前往緬北指揮作戰。<sup>144</sup> 他甚至不計一切，發布命令將對金門防禦十分重要之部分小口徑砲撤回，準備交予游擊隊使用，以加強其戰力，曾引起副總統陳誠的反對。<sup>145</sup>

到了 1 月 26 日，蔣中正獲知柳元麟擅自率部撤出江拉基地，十分失望，痛責柳「無膽無能，自擅撤退」，後悔當初未能堅持臨陣易將之失策。次日，又懊惱道：「不勝為孟八了〔孟帕遼〕機場苦心經營二年始告完成，而毀棄於一旦也。從此川、康、滇、黔之空投部隊之『天馬計畫』亦失卻根據地，柳元麟之庸愚可痛，惟有自責其對人任免無決斷之過犯而已。」<sup>146</sup> 顯見此次江拉的撤退，影響重大，但後來蔣發現柳部乃遭到共軍十倍兵力的襲擊，為保存實力，後撤乃不得已之舉，方才釋然。

蔣雖欲力圖維繫柳部繼續留在寮境，或在寮、泰、緬邊境尋找新據點，將來伺機推動敵後抗暴運動，但因補給已更加困難，而且 2 月 15 日空軍一架 PB4Y

---

<sup>143</sup> 《蔣介石日記》，1961 年 1 月 23 日、2 月 19 日。

<sup>144</sup> 《蔣介石日記》，1961 年 1 月 2 日。

<sup>145</sup> 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臺北：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 年），頁 1307。

<sup>146</sup> 《蔣介石日記》，1961 年 1 月 26、27 日。

型運補機意外被緬空軍擊落，機上來自臺灣的美援裝備也遭緬甸擄獲。<sup>147</sup> 緬甸進而向聯合國控訴，聯合國決議並獲美國支持，強力要求游擊隊撤臺，由克萊恩向蔣經國傳達美方態度。2月25日，蔣決定將游擊隊撤回，且以後不再空投。<sup>148</sup> 3月2日簽署下達將柳部撤臺的命令，稱為「國雷計畫」，5日由副參謀總長賴名湯與總政治部執行官王永樹率同春曉小組赴泰緬指揮游擊隊撤臺事宜，總計江拉戰役共歷時3個月。<sup>149</sup> 江拉基地防衛戰雖告失敗，但特種作戰部隊在此次戰役亦獲得戰場之磨練與考驗，成為下一階段反攻計畫不可缺的重要武力。<sup>150</sup>

游擊隊撤臺還在與美方交涉期間，蔣中正認為反攻大陸時機還未消逝，但在美方堅持游擊隊撤臺的強大壓力下，「武漢計畫」已難以為繼。2月，蔣乃開始籌劃另一新的空投部隊作戰計畫，定名為「辛丑計畫」。3月18日，他指示計畫內容：（一）北方計畫，以閩浙邊區泰順、壽寧、福安、福鼎為中心，霞浦灣、沙埕灣為港口。（二）西方計畫，以粵東惠來、潮陽、普寧、揭陽為目標，海門、甲子角、神泉港為港口。（三）西南計畫，以海豐、陸豐為目標，汕尾、碣石為港口。（四）南方計畫，以廣東四邑（恩平、鶴山）為目標，古兜山、都斛為據點，赤溪、廣海與銅鼓為副目標，北海灣、三峽口為港口。<sup>151</sup> 將原先偏西南地區的「武漢計畫」轉成在粵、閩、浙近海地區進行空投作戰，而延續「武漢計畫」既有的精神。蔣希望儘快召回克萊恩，促成仍在交涉中的「野龍計畫」之實施，則反攻仍不無成功的可能。

到了4月，武漢小組改為國光作業室，作業重點由敵後抗暴改為臺海正面反

<sup>147</sup> 林孝庭，《臺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臺灣史》，頁282。

<sup>148</sup> 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二）》（臺北：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頁1331。

<sup>149</sup> 覃怡輝，《金三角國軍血淚史（1950-1981）》，頁266-270；孔令晟口述，遲景德、林秋敏訪問，《孔令晟先生訪談錄》，頁91-92；「柳元麟部緬北作戰檢討報告」（1961年9月15日），〈金馬及邊區作戰（五）〉，《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2-00104-017。

<sup>150</sup> 蔣在1961年2月12日，下令彭孟緝轉令特種部隊總指揮易瑾將3年來在緬北與柳元麟部併肩作戰中，接到的所有手諭類編成冊呈閱，顯示他在支援柳部實施反共戰役的努力，對這些手諭的重視。

<sup>151</sup> 《蔣介石日記》，1961年2月「本月大事預定表」；「蔣中正致彭孟緝手諭」（1961年3月18日），〈籌筆—戡亂時期（三十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400-00032-022。



攻。<sup>152</sup> 作業室正、副主任朱元琮及孔令晟都與前面的武漢小組有關，孔固不待言，而原任作戰助理次長執行官的朱元琮亦曾於 1960 年 12 月被派赴滇緬寮邊區慰問退來此處的緬北游擊隊，同時負有策劃發展當地游擊部隊基地，擴大游擊戰力，以備來日能與臺灣反攻大陸相互呼應的任務。<sup>153</sup> 「國光計畫」銜接「武漢計畫」之後開始實施，但「武漢計畫」名稱並未消失，成為「國光計畫」第一階段的敵後部分代名詞，而且負責特種作戰部門仍稱為武漢作業室，部隊也正式定名為武漢部隊。<sup>154</sup>

## 伍、結 語

回顧 1957-1961 年蔣中正的反攻大陸計畫，可謂集中全力於「武漢計畫」的醞釀籌劃與推展落實。經由本文對「武漢計畫」探討，顯示蔣在「武漢計畫」的研擬頗費苦心，從空降部隊的組訓、選擇空降目標區、下令成立武漢小組、研析「武漢計畫」等都不斷的提出指示構想，反覆修正，並透過「武漢計畫」會談的討論機制，希望讓計畫更為完備，對催生「武漢計畫」之功，殆無疑義。

然也因為迄今尚未發現「武漢計畫」完整的文本，加上擔任計畫諮詢建議研析的武漢小組或者後來改組的武漢計畫研究室的相關資料亦明顯不足，以致於對蔣與武漢小組在計畫內容上各扮演什麼角色，小組如何向蔣提供計畫建議與內容，或者武漢小組的方案與蔣的方案如何進行統整等問題都因資料闕如，尚有待將來進一步的研究。

在「武漢計畫」的名稱上，本文亦發現其間有一些調整，或為達成美援交涉的目標，或為保密功能，而另有「崑崙計畫」、「天馬計畫」或「野龍計畫」等不同名稱，但是藉由空降特種部隊登陸西南邊區，並順勢推進反攻大陸行動，則為其核心不變的內容。「崑崙計畫」其實是「武漢計畫」的修正版，所設定的 6 大

---

<sup>152</sup> 賴啓訪錄，《賴名湯先生訪談錄》，頁 202。

<sup>153</sup> 彭大年編，《塵封的作戰計畫：國光計畫——口述歷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5 年），頁 11。

<sup>154</sup> 《蔣介石日記》，1961 年 2 月「本月大事預定表」。

目標區範圍已較「武漢計畫」縮小，是以柳元麟的緬北游擊隊為反攻雲南主力，且準備付諸實施，由蔣中正將計畫大要交代參謀總長彭孟緝據以擬定具體可行之計畫；而「天馬計畫」或「野龍計畫」，則由蔣將「武漢計畫」傘兵空降計畫部分派蔣經國與美方的克萊恩交涉，希望達成美方有限度支援國軍反攻的目標。

又「武漢計畫」並非單一孤立的反攻計畫，而是中華民國長期進行反攻準備的一個重要環節。此時的臺灣是處在兩岸分峙對立，然而美國卻一再增加對國軍反攻大陸限制的不利時機，蔣固然不甘心因而放棄反攻大陸，所以他尋求突破美方的限制，甚至思考至不得已時，即使要放棄美援或廢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進行獨立反攻，亦在所不惜。由此看來，他為實施反攻大陸，意志之堅定，實超乎常人所及，而其高呼反攻大陸時，亦絕非只是宣傳口號。以前的反攻計畫，他隨時要求修訂，或因應情勢而重新制定，承續從前反攻計畫的制定傳統，一方面成立中興計畫作業室，擬定反攻作戰計畫；一方面由國防會議副祕書長蔣經國主導，成立黃龍計畫督導小組，研擬「黃龍計畫」的訂定。而「武漢計畫」承襲兩計畫之後，亦不免受兩計畫之影響。

有別於遷臺第一階段的東南沿海島嶼突擊戰役，蔣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考量後，順應國際形勢發展，趁著蘇俄與中共關係有鬆動跡象及大陸天災人禍頻生之際，針對大陸人民公社之失，推動「武漢計畫」，成立特種部隊，著重敵後作戰，可謂付出全部心力。而且若以「武漢計畫」施行反攻大陸有效，或可避免登陸大規模作戰的人員重大犧牲與物資消耗，也符合臺灣當時的政經條件。為避免引發注意，計畫是在隱密中進行，對美聯繫，爭取美方援助事宜則由蔣經國負責。曾是「黃龍計畫」要角的蔣經國，自然亦在「武漢計畫」扮演重要角色，顯示蔣經國長期以來在反攻軍事中，一直居舉足輕重之地位。

1958年11月，蔣將特種傘兵作戰計畫名為「武漢計畫」，但其實在計畫開始之前，他已下令先展開特種部隊的組訓計畫，且預計派遣這些受過嚴格訓練的特種部隊空降緬北，希望藉由特種部隊的投入，強化緬北游擊隊的戰力，準備伺機由西南第一反攻基地進至大陸敵後發動反攻，自此開啟了反攻大陸另一階段的新契機。惜在游擊隊改革尚未完成，各項反攻準備未能完全展開之前，臺灣對滇緬邊區的大動作，早已引發中共和緬方的側目，為先發制人，兩方聯手對游擊隊發動強烈的攻擊，游擊隊雖施行防禦，卻仍以失敗坐收，且被迫撤回回臺，致使

藉緬北游擊隊進行反攻大陸先遣作業功虧一簣，由西南第一反攻基地展開反攻的希望功敗垂成，實為可惜之事。

「武漢計畫」從計畫的醞釀、研擬至各項準備工作的逐一展開，無一不在蔣的親手思考、規劃與主持研議之間成形，蔣認定避開登陸的正規戰，實施敵後作戰已成潮流所趨，又可免於美國的限制，曾對「武漢計畫」之推展反攻軍事寄以厚望，終因緬北游擊隊失利而希望破滅，但是他並未完全絕望，立刻根據「武漢計畫」經驗的缺失，展開新一波規模更龐大、更完整的反攻計畫——「國光計畫」。

若由國光作業室成立與「國光計畫」的推展來看，「國光計畫」事實上是承襲「武漢計畫」之後，加以改進並擴大而來。孔令晟在訪談中即直指武漢小組後來改稱為國光作業室；此外，「國光計畫」中「武漢計畫」的名稱與武漢部隊的稱號，均可證明「武漢計畫」與「國光計畫」的承續關係。作為「國光計畫」前身的「武漢計畫」，雖在蔣的全力努力下，在未正式實施之前即已告夭折，其結果讓人扼腕，也顯示蔣的反攻大陸計畫實施難免困難重重。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

《會議記錄》（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作戰計畫及設防（二）〉。

〈作戰計畫及設防（三）〉。

〈金馬及邊區作戰（五）〉。

〈蔣經國致宋美齡文電資料〉。

〈籌筆一戡亂時期（十七）〉。

〈籌筆一戡亂時期（二十七）〉。

〈籌筆一戡亂時期（二十八）〉。

〈籌筆一戡亂時期（三十）〉。

〈籌筆一戡亂時期（三十一）〉。

〈籌筆一戡亂時期（三十二）〉。

《蔣介石日記》（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

《蔣經國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外交—蔣中正接見美方代表談話紀錄（二十二）〉。

〈民國四十六年各項會報指示〉。

〈軍事—野龍計畫新選各空降目標之研析及任務等〉。

〈專案計畫—野龍聯合情報戰略計畫等〉。

〈國家安全會議資料（二）〉。

### 二、史料彙編

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二）、（三）》。臺北：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23、32。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

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 年。

### 三、回憶錄、訪談錄

孔令晟口述，遲景德、林秋敏訪問，《孔令晟先生訪談錄：永不停止永不放棄——為革新而持續奮鬥》。臺北：國史館，2002 年。

衣復恩，《我的回憶》。臺北：立青文教基金會，2000 年。

彭大年編，《塵封的作戰計畫：國光計畫——口述歷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5 年。

賴賢訪錄，《賴名湯先生訪談錄》，上冊。臺北：國史館，1994 年。

### 四、專書

汪士淳，《漂移歲月——將軍大使胡炳的戰爭紀事》。臺北：聯合文學出版公司，2006 年。

汪國禎，《余伯泉將軍與其軍事思想》。臺北：中華戰略學會，2002 年。

林孝庭，《臺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臺灣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 年。

涂成吉，《克萊恩與臺灣——反共理想與理性之衝突與妥協》。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7 年。

陳鴻獻，《1950 年代初期國軍軍事反攻之研究》。臺北：國史館，2015 年。

覃怡輝，《金三角國軍血淚史（1950-1981）》。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 年。

### 五、期刊、專書論文

王文隆，〈蔣中正與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署〉，收入黃克武主編，《同舟共濟：蔣中正與一九五〇年代的臺灣》。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4 年。

張淑雅，〈臺海危機與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6 期（2011 年 12 月）。



- 陳鴻獻，〈1950年代初期蔣中正軍事反攻計畫〉，收入黃克武主編，《同舟共濟：一九五〇年代的臺灣》。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4年。
- 楊開煌，〈臺灣「中國大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東吳政治學報》，第31期（2000年12月）。
- 蕭李居，〈蔣中正與遷臺初期的敵後宣傳〉，收入黃克武主編，《同舟共濟：蔣中正與一九五〇年代的臺灣》。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4年。
- 龔建國，〈談10年反攻作戰計畫——國光計畫始末〉，《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17期（2012年10月）。

## 六、學位論文

- 呂蕊，〈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對臺政策〉。濟南：山東大學世界史專業碩士論文，2006年。
- 陳鴻獻，〈反攻三部曲：1950年代初期國軍軍事反攻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2013年。
- 楊晨光，〈臺海熱戰——未完成的國共內戰（1949-1965）〉。臺中：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3年。

## 七、網路資料

- 〈揭秘 50 年代臺灣絕密特種兵「武漢部隊」〉，收錄於「阿波羅新聞網」：<http://tw.aboluowang.com/2013/1011/340509.html>（2015/10/21 點閱）。

國史館館刊 第 50 期